

周易時論合編

周易時論合編卷之三

皖桐方孔炤潛夫論述

孫

中惠
中通

中履
中泰編錄

謙三三卦

蕭氏以主客觀序矣。胡庭芳曰。同有後坤。乃長少二男之從母也。訂曰。上下互觀。亦爲母統三男之卦。潛老夫曰。特主之在爻中。師比同有之。當飛見是也。特主之在卦中。則履畜謙豫之在。惕躍是也。特主之在初上。則剝復夬姤之顛潛亢是也。人爻最

切。故立夏立冬之轉巳亥。當深玩焉。謙豫之越五轉冬。猶履畜
之越五轉夏也。此指方圖智曰。橫圖震中坤終。豫乃折半之交也。艮

坤同爲太陰。謙乃太陰之自交。而豫亦在太陰八卦之中者也。
故陰符黃老皆主謙道。以後爲先。豫知大隨。而兵幾藏焉。聖人
知之。故和禮以樂。而動止皆順矣。上經至豫。亦折半之中也。

三三 地山謙

智按謙兼嗛歎。古皆通用。蓋从兼得聲。齔之發送也。用中貴
乎兩端。兼者用兩也。古今也。陰陽也。費隱也。人我生死也。能兼
則能平矣。泰否著君子小人。同有類辨善惡。而恐其角爭矜飾。

故謙以制禮歸于平稱。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是禮，以稱用其時，稱所以平。平則已自克復矣。稱者，時爲大之有終也。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九卦于上經，取履謙復，豈偶然哉。

謙

歸藏作兼
子夏作嗛

亨君子有終

說苑引君子有終吉徐鉉云謙猶嗛也
疏文志引易之嗛嗛卽謙謙也可證大

學謙
義本通

康成曰：自損下人，艮堅固，坤厚順，乃能終之。語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不終如是。仲翔曰：君子謂三，艮終萬物象。程子曰：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克故退讓而不矜，野同。

錄曰謙者克己復禮之柄也。成己成物之制也。亨嘉之會。卑牧勞終。苛刻之名法。竟雄捍。倍譎之機鋒。鬪狼火馳。豈知君子之終乎。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荃曰。凡一陽卦。彖傳皆以剛指之。復曰剛反。師曰剛中。豫曰剛應。比曰剛中。剝曰柔變剛。惟謙不然。謙不貴剛耳。宜曰。以艮一陽之天道。光明于坤之地也。坤居艮上。是卑而上行也。神曰。高而不卑。无忌憚之小人。卑而不高。待文王之凡民。意曰。易以乾剛反復往來。上下于坤之柔中耳。故以上達藏于下學。

天道虧盈而益謙

虧馬作毀

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福京房作

甯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永叔曰。日食星變。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曰天地不知。爲其可知者人而已。天見其虧盈于物。地見其變流于物。鬼神見其禍福者矣。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好惡。張畫子曰。一者盡。三者在其中。人心卽天心也。又何疑。智曰。盈不可久之旨。於此惕之。卑牧用于鳴勞。而撓則不妨征伐。是謙乃所以善用其盈虛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鄭荀董蜀本裒作桴。桴字書引易措多。

益寡張揖云措減也。

劉景升云。山本地上。今居地中。降體之象。子瞻曰。物過然後知有護。使物不過。則謙者乃其中也。洵詞曰。山各有脈。其形起于地上。其根發于地中。地中之山與水。猶人身中之骨與血也。神曰謙者。泰之根。一陽正處于三爻。乾乾之位。剝者否之根。一陽孤立于上。爻亢龍之位。玄同曰。嵩華泰岱。遠則隱矣。君子不以山自恃。而以地自平。乃知聖愚各有長短。祇得其平。目不以能見加于耳。手不以能持加于足。有齒无角。一夫之智。而色矜氣侈。不亦慝乎。元公曰。我山最高。推則不見。潛老夫曰。謙與剝爲山地。地山之損益。謙正用剝以裒之。稱之以名。而名稱其實。說

僞者。逃迹者。皆无所用其貢高。此同人大有之神權乎。惟稱其平。稱自因物。因物卽施。復禮行恕。平天下之宗也。舍物之稱而。言平施。必有以截鶴續鳧爲平者矣。離物絕施而云本无多寡。必有以土出頑石爲平者矣。君子學問。不過一平。而妙于稱施。勞民以禮。服民以則。但言忠恕。心志自平。此所以天下太平也。豈以荒委言平。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變離爲明夷

宜曰。卦謙爻下曰謙謙。乾乾夫夫。重剛也。坎坎。重陰也。蹇蹇。前互見重坎也。涉川坎水。震木離舟。象利涉者。其才其時也用涉。

則用此以涉。見用謙之有成勞也。莊子曰。惟道集虛。謙者虛谷也。至人牧心。如牧牛然。養性之純。人牛不見。虛之至也。張敬夫曰。牧人馴擾。不加箠策。而自无抵觸矣。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正曰。君子處治世如服耒耜。任重負焉。處衰世如畫狸首。以游決拾之內。齊閔丘來盟。閔馬父笑。子服景伯曰。正考父較商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不敢專。而稱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今吾子戒曰。陷而入于恭。甚矣子之滿也。

六二鳴謙貞吉

變巽爲升
積變泰

姚信曰。二體震爲善鳴。二上比應。故曰鳴。翅曰謙。豫有小過之飛鳥。謙之鳴同。而心志有得不得者。二鳴于无事。爲比德之和聲。上鳴于征伐。以謙繩不謙。而致討。非謙者之本心。志所以未得也。郝解曰。二以谷虛應而鳴。上以雷出地而鳴。袁臨侯曰。二鳴由中達外。上鳴則踞上矜尊矣。正曰。趙衰讓卿三辭。可謂鳴謙。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詁曰。六二與三。非勉強唱和也。曰平懷之士。衝口妙吐。曾子

桑扈聲滿天地。非中心得。不能之乎。故曰貞吉。退之曰。物不得其平。則鳴。鳴則固已平矣。此卽聖人容民之大物理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變純坤積變臨

宜曰。坎勞卦謙必有可謙之實。故推致其身而要其吉。初三之君子。卽一人也。六爻皆其終也。涉川征伐。皆其勞也。桓寬曰。禹親其勞。澤行路宿。眷墜不掇。冠挂不顧。謨止載其勤儉。不滿假而已。胡仲虎曰。乾三君子。坤三有終。謙三兼之。勞艮乾惕謙卽含章也。陽君陰民。萬民象。坤順服象。正曰。仲尼觀于五德。吾爲土乎。所其無逸。知稼穡之艱難。勞謙有終。聖賢所自與也。以公

孫段之汰也。相鄭君敬而得州田。以季孫宿之專也。拜莒田讓加邊。而晉重其好貺。故管仲辭上卿之禮。子產辭六邑。蓋此志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潛老夫曰。舍身與民同患。卽功名而无功名矣。卽勞是安。慎終如始。豈如偏高放達。以自受用。爲守雌謙退之谷王哉。上係以此爲七爻之中。有以夫。

六四无不利撝謙

撝鄭讀爲宜 變震
爲小過 積變歸妹

撝。通作麾。坤衆合艮手。互震動撝象。撝好上者使知下牧也。不

違則者。物物之則。卽順帝之則也。益與施則謙勞。稱與平則謙。不過而繼以征伐。用涉大川之實事也。慈湖曰。以柔居柔。聖人教之。撝去其謙。荀爽曰。衆陰欲撝三使上居五。萬民服之。非也。趙汴水曰。下三爻謙善其身。皆言吉。上三爻謙善天下。皆言利。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正曰。非手提之。言示之事。以抑自命。是撝謙也。智曰。平施无我。而物物有則者也。世爲天下則者。不違民之視聽。卽不違天之視聽矣。不自滿假。撝其功能。揮斥八極。豈作聖解者乎。管輅諷何晏。正以謙壯筮論。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

郭京作征伐
王麋作寢

无不利

變坎為蹇
兌宮世積

六五卽離體也。坤衆而用離之戈兵于震塗坤國之間。又二以上肖師卦。侵伐象。謙輕豫怠。容有因輕以肆侮者。不富以其鄰。則鄰不異于道。有可伐之罪也。震反巽象。朱子曰。老子云。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言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則謙自是用兵之道。誠齋曰。虛心納天下。天下歸之。漢高自以爲不如三子。故能有三子。爻見兩利字。見侵伐猶利。况興事集功乎。正曰。以鄰者。方伯連帥事也。湯于韋顧。文于崇密。以天子之德而行諸侯之事。何謙如之。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慈湖曰。萬民咸服。而有不服者。天下所共怒也。人攻所共怒。其利孰禦。若徒以私怒而征之。則適足致禍。故兵非得已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鄭荀馬陸无邑字。夔純辰。

宜曰。鳴謙如是。而志猶未得。故可用行師耳。侵伐則近。行師則遠。五內上外之辨。或謂邑之在國中者。上公所征。止于邑。如墮。賁。墮。郤之類。上爲宗廟爻。禡師受脤。亦其象也。勞細柳營。述蔡。鄆書。可謂鳴謙者乎。薛更生曰。五之不富。追羨西伯專征也。上之鳴謙。公自傷哉。玄同曰。謙收歛之道也。而發舒之用。卽在收。

欽中。是故心愈小。功愈大。藏愈密。感愈神。民不易。撝不怒而威。國不易。伐我戰必克。則以謙能得衆。衆得而惟所揮霍矣。淇澳曰。撝侵俱是。先人上人事。此聖人之善言謙也。无伐无施。顏有志焉。而夾谷之會。不動聲色。坐歸彊。侵于指顧間。聖人之謙也。若此。心易曰。孔子之沐浴請討。孟子之望能言距者。皆鳴謙也。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訂曰。志未得者。如益贊于禹。滿損謙益之意。郝解曰。謙兩曰鳴。以二與三比。上與三應也。二未離牧。故適志而鳴。上思反牧。故未得志而鳴。反居豫。初爲鳴豫。是得志矣。潛老夫曰。凡極上者。

志正不可自以爲得。知同人之未得。則知大有之自天矣。知謙之上未得。則知何可長矣。知隨之上窮。則知蠱之志可則矣。此上經之中。所以表時義也。

時論曰。履謙和行。制禮之聖對也。德言盛。禮言恭。贊謙者莫盛于禮矣。蠱曰。不順曰傲。順而不止曰象恭。順合于止。道斯光矣。禮運標本于天地之先。易卦綜謙于禮之內。是踐形之履。卽空中之履也。禮端于謙。終于謙。後世繁文盛而真意衰。天地神人。不相享格。虧變害惡之妖孽。雜見于冥昭。益流福好之禎祥。消亡于矯誣。聖人憂焉。推原其意曰。地謙可見也。天不可見也。氣

機已非形象。而大原更出于先。下濟而卑。謙道之資始也。光明上行。謙道之有終也。君子得之矣。謨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法天者地。法地者君子。地中有山。平陂多寡之故。觸目易礙。舉止常顛。人如地。我如山。性如地。情如山。甚矣稱物之難也。登臨遠覽。則居高狹下之槩頓生。坦道周行。則舍垢納污之想俱曠。君子鋤不庭之山。處有餘之地。安得不以裒益平稱。爲德柄哉。變坤勞坎。三主謙矣。稱君子。稱有終。兼乾坤也。周公戒伯禽曰。易有一道。大守天下。中守其國。小守其身。勞謙之謂與。其曰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三也。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初也。

傳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二也。土地廣大。守之以險者安。四也。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五也。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上也。周公自訓之矣。初夷其明。謙而又謙。前行互險。自牧者。大地平沉。可浮渡也。意曰。謙之體。藏于自牧。謙之用。顯于服民。自牧之體。徵于得志。服民之用。彰于征伐。自是而二之升聞。皆用涉以往事矣。詩曰。聲聞于天。二之鳴也。是以中心得。書曰。我則鳴鳥不聞。其有能格。上之鳴也。是以志未得。四之辭山而入地也。哀貫恭儉之中。身居勞臣之上。而奉富君之下。撝者。忘也。五蹇互師。朋來有鄰。五利用侵上。利得行矣。虞舞兩階。文過徂旅。何富何

鳴自有勤勞大願者。萬民服矣。而猶有不期之會。服廟誓社。雖曰鳴之。其志欲然。揖讓征誅。皆稱物平施之謙也。三盃一局。豈抱震矜之色哉。可用而未終用。是謙之止也。

智曰。謙否介亥以立冬。履泰介巳以立夏。巳本于天門。夏始之發用。本于冬始之刊落。忍仁也。是伏乾而兌悅之五變也。成東南之仁。裁西北之義。而內煉乾勇。中藏坎之智。信者也。兼坤艮二土以言謙。而天道濟明以成終焉。君子法之。履其禮體其理。而多寡一矣。撝勞牧服。終同有之聲教矣。惟一兼二。二卽以一兼一。是禮本于大一之運也。執兩乃所以用中。

此稱物平施之兼道也。藏山于地。藏高于卑。蓋藏智于禮。而
知止于禮運之大順者也。大學以恕讓慎。爲平天下之明明。
始于自謙。卽爲自慊。有哉。有哉。惟母自欺。故平。惟平。故能稱。

三三三 雷地豫

說文。豫象之大者。賈侍中說。不害于物。常行安舒。晉書河南口。豫州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爾雅。解豫爲敘。待暴取豫。豫備者有敘。聲相取也。以喜隨人。作樂殷薦。言悅豫也。謙輕豫息。言佚豫也。皆因安舒而轉。後分立預耳。从予。深喉之宮聲也。莫豫于予矣。帝出而率土。叠復而謙轉。震宮之第一變也。上經之中也。四九之首一終也。故以表禮樂具刑政建中和之禮。示知幾之神焉。知此則豫矣。

豫利建侯行師

一曰屯建侯謙行師。豫兼之兼坤震也。震侯而坤坎行師也。順動所以行也。鄧綺曰。先天圖除坤逆行。四變至豫。除復順行。四變至震。蓋觀比剝坤復頤屯益八卦。乃陰中之陰。無數也。天順行以震爲首。地逆行以豫爲首。重耳筮貞屯悔豫。皆八。石齋云。兩筮也。韋昭注曰。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四爲卦主。五陰應之。勞謙者當四。而志大行矣。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郝解曰。知時則知豫。因時則能豫。如卽豫也。意曰。天地如聖人。

以聖人卽天地也。心平而後用兵。人和可以一戰。此有大能謙之必得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京作貸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

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子瞻曰。子重問晉國之勇。樂鍼曰。好以暇。故惟暇者能用師。正

曰。謙禮也。豫樂也。地制以艮。天作以震。禮樂者刑罰之抵也。禮

樂不作。則刑罰不清。而斧鉞鐘鼓皆敝矣。訂曰。司空季子以爲

母老子強。今觀惟四。一陽逼近六五。君柔臣重。侯伯之卦也。動

而順。則爲桓文。動而逆。則爲曹馬。故夫子惓惓焉。四時不過以

晷刻言不忒以氣候言。潛老夫曰。此言聖人時行。自中節也。贊時義用之大者。凡十二卦。此爲上經之中。其幾微哉。

象曰。雷出地奮。

鄭作需。

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京殷作隱薦。或作薦。

作

以配祖考。

配漢書作序。

康成曰。王者功成作樂。文作籥舞。武作干舞。豫喜也。作樂飾喜。合天下之歡心。以崇先祖之德。卽崇天地之德。思文之詩美稷。我將之詩美文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公羊曰。自內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也。祭于南郊曰天。明堂曰帝。謂冬至南郊配天以配祖。季秋祀上。

帝于明堂以考配。康成說也。朱子曰。以主宰曰帝。帝即天也。朝覲享祀。莫不用樂。然郊祀上帝。乃大合樂而奏之。此舉其大者。易言享帝。即是祭天。歷代異制。明堂乃廟屋耳。或言冬郊。春明堂。春禘。秋嘗。各皆通用。各以義起也。豈必如後世之爭議六帝合享殿哉。野同錄曰。天地間皆聲氣也。陰陽旋轉。皆律呂也。八卦皆音節也。帝出地上。而奮由天作。故有樂象。樂正所以象禮之和。禮樂所以寔政刑。而洋洋如之者也。何徒拘坎律良席之取象耶。見易曰。復見天地之心。即人之心。言心則知其中矣。人心本微。而曰宮。亦猶黃鍾爲宮。而本羽。心氣及喉九寸。則知地

氣及管。其元必九寸也。豫以作樂崇德。先王之德。卽樂之德音。德則知其和也。德不可一端名。亦猶聲不可一音舉。聖人之德。配四時。則知其氣周十二律也。是故復心曰見。灰之必歆者也。豫德曰宗。聲之必縱者也。又曰。倫泊律以鳳鳴。夔泊樂以獸舞。復之泊律以地雷。豫之泊樂以雷地。鳴者氣至。舞者聲通。雷蟄地爲氣。雷奮地成聲也。故以其下一奇爲之宮。以其上五偶爲之地。而以雷吹之。則无灰不飛矣。一以其中一奇爲之元。以其上下五偶爲之調。而以雷播之。則无音不作矣。其在于人。未鳴爲氣。噎于喉下。是復之初。旣宣爲聲。韙于齠表。是豫之四。復曰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及復其道。七日來復。則知其氣自五月以還。歸陽漸降。由地中行。一人一出得朋而來。乘灰卽出者也。豫曰利。建侯行師。則知其聲爲者功而作。兵興之會。憐結診生。非樂不解也。元公曰。乾闥鼓琴。大地起舞。可與雷奮作樂同參。

初六鳴豫凶

變重

康成曰。寵辱貴不驚。而初應四鳴。乃鄙夫也。非盍簪之朋也。見曰。是誦功德之流也。集曰。應震變震。決躁善鳴象。謙豫皆以陰和陽鳴。而鳴謙則心得。鳴豫則志窮。心志之間。其幾嚴夫。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誠齋曰。志窮者。發志而肆其欲者也。暴公以讒鳴。伊戾以諛鳴。儀秦以說鳴。兗衍以辨鳴。晁錯主父以謀鳴。江克息夫躬以詰鳴。王叔文以治道鳴。李訓以大言鳴。嗚乎。下應乎上。凶在其中。石塘曰。又況加以爲我。冥應之鳴。別墨倍誦之鳴乎。意曰。人不文之以禮樂。則偶有半見。卽不禁其鳴。豫得志偏宕放言。以爲逸初率性矣。豈知其窮凶乎。嗚謙則可。惠曰。與人和歌。非平心靜氣。不能是絃歌中節。聖人所以平人。无窮之凶志也。與詩立禮成樂。信知學記未發之豫。

六二介于石

古介作砢
馬融作拈

不終日貞吉

變坎爲解 積變
歸妹 履宮世

宜曰兩間爲介。介于石如石之開截然分斷也。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遯曰：坤直方則介。石艮象。乾終日。坤不終日。反象與四不應不承。上交不諂也。初三比近而不與同。下交不瀆也。變離知幾。故靜則如石。去不崇朝。以中正明所由然也。人不可與共安樂。而皆不能舍安樂。范蠡其似乎。元公曰：光明露頂。直下不染一塵。淇澳曰：介石方也。不終日。圓也。方圓生殺用之同幾。禮樂刑罰所自出也。常日中耳。見易曰：石爲衆音所依。故書稱搏拊。詩曰：平和。舉一以總七也。石以立辨。故曰介。雅音有度。故不終日也。郝解曰：不遷怒。介于石也。不二過。不終日也。正曰：豫。

之解萬物甲折。建侯行師。皆不可不夙也。故介于石。未解之物也。不終日。已解之時也。雷霆破山。不避金石。堅冰不鑿。一宿頓銷。君子立于不謀于左右。不謀于婦人。出師不宿命于家。不漏言于親。詩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夫非知幾豫解之能如此乎。見曰。二四共成豫而不附四。金日磾與霍光並受顧命。而不受稅封。不納女後宮。其近乎。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蘇傳曰。以晦觀明。以靜觀動。則吉凶如黑白矣。介于石。果于靜也。不終日。果于動也。以中正也。意曰。不以中正。則介石爲冷灰。

頑漫知幾爲智算權謀矣。二不以豫爲樂而以豫爲憂。神在一知。知決于中正而已。我心匪石，不爲物轉。此中庸之豫立，卽易之豫順也。故係詞以四知斷之。

六三盱豫

子夏作紆。京房作汙。姚倍作盱。引詩盱日始且。

悔遲有悔

變長爲小過。積變大壯。

宜曰。張目曰盱。卽震視矍意。近四而驚之象。驚則徘徊觀望。期染指焉。是以遲而有悔也。盱變巽白眼象。上震起也。无下係意。三將求豫而辱。故悔。坤性疑遲。故戒之。蘇傳曰。據靜觀物者二也。乘動見物之似者三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劫之。我且睢盱而赴之。旣而非也。則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

之疾。其終未嘗不以遲爲悔也。正曰。臧文仲獲地于重館。夙也。子太叔施幕于晉庭。遲也。速敗者多。然豫而又遲之。是重悔也。周官曰。畜疑敗謀。息忽荒政。言肝悔也。

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

意曰。出見紛華。不無交戰。豫知此物幾矣。不見異物而遷。則當矣。顧雜處近羶。而責以櫻。寧之學乎。曰。位不當。蓋言人當知所處也。

九四由豫。

馬融作措。豫疑也。

大有得勿疑。朋益簪。

古簪作貫。一作裁。京蜀作措。馬作鍼。荀作宗。虞

作載。陸希聲作捷。李鼎祚曰。舊

讀作措。

變純坤。

積變泰。

宜曰。由以卦主取。震大塗。艮徑路。由象。玄同曰。易九言得者必
次。此言大有得。坎言求小得。九言得喪者必離。晉言失得勿恤。
睽初震二旅五既濟皆先喪後得。卽睽三之无初有終。大有四
之匪皆象離。又加隨上肖坎則有得有獲。下肖離則係一失一
此无他。坎陽在陰中。猶一男挾二婦。理無不得。離陰在陽中。世
必无兩夫並麗之婦。是以有得有失也。坎疑朋陰也。益合也。坤
象簪連也。震象簪卽攢。人衆而爭先也。然則曷疑乎。爻主豫。逼
近柔主。此皆應陰。无同德之助。嫌疑易生。其惟家視王室。憂樂
同人。精白一心。殆周公之自道乎。郝解曰。士喪禮。爵弁服。簪裳。

于衣謂聯也。簪以聚髮。震一奇橫而象偶聚之。此威權震王首
止踐土之事也。訂曰。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卽弁服之笄
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訂曰齊桓誠心尊周周豈復弱乎夫子于四曰志大行于五傷
其乘剛可知矣意曰學問由已天下歸仁然必以禮爲目焉恐
以由已之說荒政壞教故聯朋來于禮樂嘉會表益簪于乾衣
坤裳乃爲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變兌爲萃 積
變需 應爻

宜曰。疾坎象。恒合伏象。不死艮象。虞翻取坤死震反生象。或云坎病受震東方生氣象。玄同曰。聖人以樂樂人。不以樂樂身。五陰柔而由豫于四。其瘋瘖乎。人生憂患而死安樂。非分之豫。豫甚于疾矣。德慧術智存乎疾疾。詎謂貞疾。非所以保豫耶。自非然者。君若贅旒而大夫張。向戚溴梁。所以歎也。訂曰。劉後主初年似之。然知任武侯而不知貞疾。亦終于死而已。正曰。禮樂之中有奇疾焉。萃而不戒。不有夷難。必有子禍。申生召戎。伯服召翟。國醫所斂手者也。揆曰。頤之由在上九。故六五不可涉大川。豫之由在九四。故六五貞疾。恒不死。野同錄曰。齊爲陳氏而景。

公聞言。誓徙。甘露既變。而文宗歲減。拯會其貞疾不死乎。高洋之晦疾。宣宗之不惠。將愈之耶。終死于豫耳。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慈湖曰。中未能亡。故爲正道之疾。執義堅剛。意終不死。竹西曰。作意傲。總殺耳。不協卦爻。強扭聖言。此言二五正應。五能貞疾。二之介石所感也。良心不死。貞疾何咎。謙禮豫樂之中道。不欲人狙于豫而已。心自本无。不必以訓。故大學止言誠正。豈得厭事例象徵。而專尚浚恒冥語乎。淇澳曰。五貞不死之心。卽夕死之心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變離
爲晉

宜曰卦至上而成坤迷故冥震動故渝成而能渝則不冥故无咎。何可長者見若不渝貞者且疾能免咎耶。蘇君禹曰貫朽粟紅未嘗不想其豫盛而土木甲兵征輸望幸紛然交作至于煩費騷動然後知聖人之慮深哉。爻于三之悔則欲其速圖于始于上之渝則幸其改正于終是故輪臺之詔君子猶有取焉。正曰冥晦也。晉昭也。楚子三年不聽政樊姬諷之一日而舉孫叔敖。霸于諸侯齊侯委國于左右三年不治一日而烹阿大夫遂強其國。魏文侯遠太子擊于中山趙倉唐牽狗載馬以獻誦晨

風之詩。于是歸之。發其衣裳。盡皆顛倒。可謂冥豫有渝矣。張獻翼曰。趙簡子問羊殖成博曰。其爲人數變。每變益上。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郭子章曰。易稱冥者二。太玄曰。出冥入冥。新更相代。是以豫成有渝。升貞不息。何可長者。明當渝也。智曰。終則必反。故曰何可長。況上極而冥乎。冥與明。猶日與夜也。酷明非可享豫。偏冥則歸于亂豫而已。此道當變于圓成之後。而空外亦可免世途之鳴。功成身退者。時當閉散者。蜀市之簾。柴桑之醉。尊鱸之思。穀城之石。其升南冥乎。終知此幾。廢而中權。雖不免于隨。蠱。聖人

不責之矣。

時論曰。屯豫比晉。侯取得地。而建則雷象也。雲雷之侯勿往。以貴下賤。在乎不寧。雷出之侯利行。先憂後樂。在乎順動。屯初與彖同詞。豫四但言大得。其志行則一也。刑罰禮樂合而成豫。此天地日月四時之義乎。乾坤讓君師。煉世間之險。需訟次以文武。乃能懿德而定志。以禮。天地交命。君子包小人之名。同有歸于平施。乃始標時義而崇德。以樂。遂性反命。冲陰合陽。先王作樂之元也。府修事和。尊天親人。是薦上帝。配祖考之義也。且就樂義而精之。一陽卦六。自復至豫。其侯始奮躍。微成著而樂作焉。

出而灰符度表則四其權也。互坎律也。黃鍾生林鍾而成卦。震起子。坤起未。而生太簇。爲震出。是三統也。自震至坤。先天隔八。圓圖北冬十六卦相并者也。方圖震起中亥。坤收外巳。震六十八。坤百合之。乃倍其八十四調也。貞悔序卦。豫終首九。黃鍾九法也。大橫圖豫當六十。猶文王之序節也。甲律也。謙履豫畜。禮樂之源。圓豫居亥而方居午。此禮樂刑政之成治也。且以六爻之樂表之。子夏論音始。最妨其害志。初震一奮而鳴。鳴先揚。豫恒煥若。志可滿乎。太平無事。葬人久矣。况倚輿援而窮奢。其凶者哉。滯伏之氣。一爲解之。譬堂上之擊拊。石音詘然。金聲貴玉。

振也。變藏坎離。至靜明習。決不停幾。猶之審音矣。三小過。而觀
美惡乎。九四由豫。坤樂大終。來格來儀。益簪又何疑乎。子曰。暴
民不作。諸侯賓服。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
矣。崇德至此。由之也已。五萃有位。其鑄無射。聽而震乎。如其病
病。疾而貞矣。上處豫極。而晉反成。冥單穆子之說乎。成而有渝。
治教尤謹。豫怠勿執。至人之冥。以病天下也。樂記曰。禮樂刑政。
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吹律知師。聽樂知德。特贊
二以知幾。益言微也。知幾尚在由豫之先。至于大得時。已伏疑
而慎。蓋矣。何況諭張于盛滿。睥睨于權勢。射資于疾毒。耽縱于

長夜者乎。意曰。樂以天下者公也。樂以一身者私也。嗚肝疾冥。自受用之私也。四兼善二獨善。皆有關於天下。雖樂亦公。

智曰。盱江曰。雷天氣澤地形。出奮者性。樂由天作。上下者形。禮以地制。智以上經天道之中。禮樂之嘉會也。仁近于樂。而頭贊時義之大。率神居鬼。故獨舉薦配之典。樂記所云節和以同人心。刑政總歸一極。卽此旨乎。蟠地極天。豫全收矣。樂極則憂。禮粗則偏。故以順動訓焉。橫梁作樂府。琵琶傷宮聲。卽此知建侯行師之動果順乎哉。故曰。惟自由者王。豫惟憂天下者能樂。周公其大有得乎。

隨 三三 帶

邵子曰：卦不交于乾坤，則交于泰否。泰盛而盡，否傾卽隨。邈曰：三陰陽卦從否泰變，否泰具乾坤之體者也。隨，盡乃初上換爻者也。邵綺曰：兌震爲隨，震兌爲歸妹，艮巽爲蠱，巽艮爲漸，天地始終萬物，此四維之卦，居于先天也。郝解曰：隨，盡商周之事也。隨上六，文王所以事紂也。蠱六五，武周所以承先也。上則不臣周者也。文之服事，自盡其隨而已。商日壞而爲蠱，武王以子幹父，固非文心。武王豈得已？天運終始，先甲後甲，卽甲子昧爽之象也。卦本乾坤，隨乾上來，坤初爲君之純臣，故官功在道，孚嘉。

而不改用享之節。臣道也。蠱坤上來乾下。是爲父之肖子。故承考幹裕而不奪義士之守。子道也。潛老夫曰。隨者否初終之反也。蠱者泰初終之反也。否泰反其類。于換爻而益明矣。以乾一索合坤三索。兼未濟而分困噬者。澤雷也。以坤一索合乾三索。兼既濟而分首井者。山風也。雷歸鬼于澤。風歸鬼于山。官有功而維用享。意承考而高尚志。誠世道人心之雷聲風力乎。又曰。圓圖隨萃豫震在北。蠱大畜巽小畜在南。皆相峙也。豫隨時義。由冬而春之候乎。故豫必有隨。喜隨有事。直連舉其義焉。智曰。謙豫隨蠱困井革鼎。上下經之中也。貞悔爲九者四。此次九首。

也。二濟二老爲冬春之際。斷尾无首者也。謙豫隨蠱爲春夏之際。隨風生蠱者也。坎離咸恒爲夏秋之際。咸用悅利者也。困井革鼎爲秋冬之際。剝忍變造者也。

三三澤雷隨

智按易以三陽三陰爲中。故泰否爲綱領而隨蠱寓咸恒損益之消息焉。上下相易。隨則上剛來隨初也。故以隨名之。說文隨从彳。隨聲而情从陸省。裂肉音隋。一曰隨古作夂。履後復交从之。一曰夂隨省聲。隨隨人身骨血而來者也。今爲商齊齒聲。

隨元亨利貞无咎

蠱曰四德不全予。予猶多危辭焉。今全予隨而又係之无咎。言人生隨天地開闢之時而大其義也。筮曰履以履其後爲義。隨以下隨上爲義。隨无咎者。上下本无事也。遯曰雷天地長子。出號令以鼓萬物。動于澤下。則將出。即萬物與俱出。而震宮歸隨。動于澤上。則將入。即萬物與俱入。而歸妹爲八宮之大歸焉。震卯兌酉。隨自卯而酉爲晝。爲春夏陽明而發育。歸妹自酉而卯爲夜。爲秋冬。奄伏而沉藏。圓圖隨在立春前一卦。鑿度孔子曰。隨者二月之卦。隨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舊而出。謂兌秋雷藏聲者。一端之說也。洛書兌與震交。龍虎從木金應。養氣家重

之。揆曰。君子轉物而物自隨。我非使物得以轉我。而我反隨物也。意曰。豫必有隨。言當動隨時義也。西山之維。卽出門之功矣。豫隨爲上篇之中。世則太平之世也。若以人言。則順動不知晦息。失身必且蕩維。故節豫慎隨。爲天下之大義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悅隨。

竹西曰。謂泰否來。卽從盪顛轉上而爲隨初也。謂乾上轉而來。坤初可也。是初上主卦也。朱子舉困噬未濟。細就其畫變而言。之變。因畫具。一然俱然者也。後做此。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王肅本
作隨之

子瞻曰。時者上之所制也。不從已而從時。其爲隨也大矣。誠齋曰。時出于聖人。天下隨聖人。時成于天下。聖人隨天下。訂曰。必先有聖人之隨。而後有天下之隨。觀我氏曰。揖讓也。革命也。事狄也。逃父也。負象也。作春秋也。出常情而天下安之。異前聖而後聖信之。君子曰。是庸德也。是時中也。期于心之无我而已矣。黠者覘而竊以自與。恃愚夫戒慎之不利于我也。乃迷町畦之外。以爲見性率性。隨順任之。雖窮玄極微。祇滋驕泰。故貞在无咎。而大揭隨時之義焉。郝解曰。謙豫隨相囚。而幾在乎時。无可无不可。隨也。當理措宜。素位中節。隨之義也。无忌憚者。謂之詭。

隨意曰。不言元者。隨卽藏元也。不言利者。大亨貞卽利。而貞在
无咎。此天下隨時之義。所以利物和其中也。時乎義。禹時乎周
孔。時措之宜。一中而已。雷雨出雲。有開必先。豈能剖斗折衡。而
錮民于混沌哉。以小康目三代。而欲從先進之野人。時也。郁郁
監二代。今用之。吾從周時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王肅本作
隨之時義

程子曰。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心易曰。隨可時也。
不可係也。爻取隨時而動。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其時。此隨
時之義所以爲大。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齊王肅作
類又作向

全曰雷出地奮下起直上。若物礙之則衝激成形。如木如石如斧之類。值之者傷。澤乃地之虛處。雷之形氣至此隨散。其聲遂息。諸儒或言兌秋月。今雷始收聲。未王于春。遇金則廢。此取四時一節言也。幼清以龍雷一也。靈液喧汗。輒興雲雨。其一理也。熊南沙曰。賜谷昧谷。自震嚮晦之象。互艮息象。意曰。象以動言。象以靜言。豫位正冬。先言出奮。隨已當春。卽具秋收。蓋謂隨靜知其動。隨動知其靜也。法離向明爲外王。體隨向晦爲內聖。晦不屬冥。息未嘗滅。惟慎獨者知之。正曰。乾乾終日。法天之道也。

嚮晦冥息。隨日之義也。同人而不流。獨居而不憂。以從于天下。猶之宴息也。心易曰。心自有息。息必歸心。綿綿若存。爲天地根。外若滅息。內自生息。微矣。見曰。三更不睡。血不歸肝。故以嚮晦象伏雷。蓋子曰。宴安也。息生也。安其形。所以生其神。退藏于密。六用旋元也。智曰。全動全靜。必用于細動靜。養動之根。自入而息。夜氣以止。息爲生息也。人寐則目先不用。耳次不用。鼻息則寐亦不息者也。自心鼻祖。爲形聲折攝之輪。猶不悟淵默之雷乎。知動息同時者。謂之寤寐一如。南視北斗。日午三更。何時而非息邪。遂孝曰。隨乃所以復復。乃所以節。語上止言復。語中下

但言節隨則不語也。隨上中下而語之，則復節乃大隨也。因爻隨變，因時隨候，皆隨其當然之義，使人中節而已。

初九官有渝

蜀才官作館

貞吉出門交有功

變坤為萃

全曰：王其事之謂官。渝猶豫成之渝也。遯曰：隨東西對而主賓立，震兌交而言行孚。故象朋友求之鄉國天下，則出門求之詩書，則尚論故有遠取之象焉。初隨上也。不渝則中益而訑訑拒人，即出門何益乎。貞以渝見執一不更，則非正矣。官渝震象門艮象，意曰：心之官則思，禮運曰：其官于天也。天下時而已。時者用而已。用莫大于官，官必隨交而貞之，貞于渝中，故不头也。正

曰豫終冥豫。隨初出門則方且也。渝者陰陽之交變也。爾止曰。此門達道所由。投足最初宜慎。故以晦息嚴之。見曰。官有渝如韓信陳平事羽不能其官。而事漢高。此自一說。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慈湖曰。官各有守。今渝焉。隨時也。然事可渝。貞不可渝也。正曰。大人守道。不以出門典一官居常慮變。不以无功墜厥事。精誠所交。衆志隨之。故隨而萃。全曰。初交四。以進五。宜曰。交上。集口從上交而變初。主隨。因渝二三。應四交五。以有功。而正應本不失也。揆曰。二三四互艮。門出門交五。故曰渝。智曰。隨其所渝。而

精隨時之義。自不失。正出門豁然。何難舍己從人。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變重兌
積變困

揆曰。二係三失五。三係四失二。小子丈夫。陰陽之辨。觀漸初六。稱小子厲。則陰爻爲小子明矣。二比三。不能越三。而三比四。易于舍下就上也。宜曰。六二中正。非必果係彼失此也。三亦非真見四之爲丈夫也。而親之以近比。故適遭之耳。弗兼與。明事勢也。隨義所在。不論小大得失。故不言吉凶。卦三陰爻。皆言係。野同錄曰。有謂係小子爲不失赤子之心者。強扭就臆說耳。聖人因二貞一。隨義與比。卽兩无也。周公著小子丈夫于隨。猶孔子

著君子小人于泰。貪洪荒耶。何謂隨時。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玄子曰。二亦中正者。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故戒之曰。弗兼與也。穆姜筮艮之八。是艮之隨。乃隨五爻變而二不變也。姜舉文言。知史諷而掩飾也。且左傳爲三晉文人筆。掇文言措詞耳。筮曰。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于邪而已。非隨之善也。見曰。二之係。其夷吾係于糾。魏徵係建成乎。乎于嘉。則桓公太宗也。曰。亞父發疽。馮衍閉門。自歎其係失也。龐公不比管樂。徐庶廢于漢魏。其知隨乎。知弗兼與之義。

則可以隨兩端而用中矣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變離為革 積變
大過 震宮歸世

郝曰震初索于坤母。故二三坤體視初猶子。蠱初爲子。亦此象也。三近四爲夫故爲係夫棄子之象。不必拘正應爲說也。此隨時也。二係初子。而母所失者。子所必欲得也。三係四夫。而母所係念者。亦子所終必往也。故九四大有獲。以此宜曰震往則未。艮手則得。又巽市利象。居艮止象。利居貞。爲詭隨苟得者戒也。正曰隨之革。水火相滅。非貞不得。孫伯宗妻謂其夫得畢陽鹿。其子州犁焉。得所求矣。海鶴曰。雁參柳津之失其子乎。飢風節。

伯之失其子乎。子卿還漢而通國終來。是兩不失也。袁紹因子病諛事而卒殺田豐。是兩失也。宋太祖明知之而傳太宗。是貞于係失者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訂曰三係四志。僅舍初而已。孰知四之亦當舍而不當係乎。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變坎為屯
積變井

勿清曰四居陰。故或與六三。九體陽。故能交初九。四三非應。故曰義凶。孚道得應。則四明哲之功也。遯曰四五皆孚。孚比凶。孚應吉。以神迹辨有心曰得。无心曰獲。然四凶于三者。陰或不得。

已求陽陽而徇陰，卽非明白正大之相與矣。陽道象艮，光輝明
象。正曰：與人同功，必與人同過；與人分福，必與人分禍。夫子犯
還璧請亡，而重耳矢河異日，叔向舉似范文子，文子愬其未仁。
夫子犯之，明豈不及賢，須勃鞞乎？隨人而患多矣。惠公之人，里
丕之黨，有存者乎？意曰：有獲之心，皆私也。然不明其道，則自快
其无所獲，亦凶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潛老夫曰：得者失之門，不作小大得失之見者，明體矣。然不隨
小大得失，而以道孚之，豈能明功乎？君子內竭忠誠，外明分誼。

不棄初交之官。能隨遠近之應。謂之善處功名。身係安危。何非道乎。

九五孚于嘉吉

變重震
積變升

集義集曰：震巽中正而遠近皆孚，莫非嘉之會矣。揆曰：四曰有孚。五曰孚嘉，蓋隨從否變。四五同乾德而遠近內外隨之。隨時之主，豈私一人哉。幼清曰：有孚者，彼孚於此，專言孚者，此孚於彼。筌曰：二本中正，昵于近，其迹耳。負俗之累，賢者不免。在明主釋猜捐迹，而嘉會成矣。正曰：公孫同與負羈之妻，皆知晉文，以從者皆國相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或作位
中正也

意曰。位中則不偏不倚。善隨天下之交。係求獲而各以其嘉者。孚之所以爲時中之尊親洋溢也。四五皆曰孚。陽同德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

享亨同
乾爲无妄
變

玄同曰。享西山者。无情亦格。孚初九者。終始相聯。拘係從維。聯固狀也。拘係異繩也。維。取四方震兌坎離俱見也。王自文王追王言。文與于西。附兌見升卦同。諸侯祭境內山川分也。初上互換。窮上返下。始終共貫者也。野同錄曰。隨時未可以象喻也。變乾爲无妄而伏冥升之不息。萬物收于西成而乃享義利之乾。

坤倂然從此四維以貞天下于无咎而已矣。隨天下之係。拘天下之求而明交功之道。正中之位焉。天下皆享其隨時之義。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乾之元亨也。所以然則潛晦而息之矣。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潛錄曰。小子丈夫本無增涉。是宜愁其不隨乎。專言太上。則不能隨時與民同患。而勢且雜人。蕩難盡此天下矣。是偏上而窮也不落上下。猶暗痴也。窮上返下。止宜隨天下之講下學。而何下非上乎。智曰。知隨時之貞于无咎。則隨其窮上而即以上者。拘係之矣。此集大成之義。而泰金玉以宴息者也。惠曰。卦圖以

隅為維以廉稜四方之節維圓也。國有四維。本法此象。

時論曰。雨暘燠寒風來備曰時。非一家一國之隨。天下萬世之隨也。所以隨者時也。咻鑿壤衝忘于作息。邪寒暑雨。泯于怨咨。象之隨時而動也。象之隨時而息也。震納庚。寄鬼于兌先。兌納下。生鬼于震後。嚮晦冥息之象也。天道立昏中。君子存夜氣。龍見淵聲。一身之澤雷也。出作入息。一世之澤雷也。意曰。三陰并有餘者。係不可以盲隨。九四獨為隨者。隨不可以有獲。係昵也。獲資也。聖人弗與焉。嗚呼。一君陰二民兼者。臣也。丈夫志交小人。志保歸小子者。丈夫也。隨丈夫小子。以從王事者。大丈夫乎。非以

時義明道其能維而息之乎。識時者傑其官于天平。傾否隨初。變率伏畜。闔戶不覲。爲過。闢戶一笑爲功。出門隨帝。從正所以善變也。初則不失。二三失矣。雖然。此失彼係。誰較勝耶。二弗兼與。三求有得。其在志乎。益三與四隨。所交出革而進。屯也。革征則凶。隨居則利。屯明而未隨。明而孚。初四相應。其功何在。亦在乎乘道隨時而已。孚嘉之君。震中有漸。官渝求明。咸萃于下。遠近皆孚。嘉會合禮。不獨私于二之變悅也。獲情近私。獲義靈公。夸者死權。驕吝可不戒哉。上之拘係也。隨時因革之大權也。所謂從欲風動而安教洽化者也。西山者周家丕丕基也。省山拔

兌德化荒之禮樂康之无妄之極悅以先勞上窮下通維繫固
結而不解矣知最上之極則而用亨貞之中道必以義爲西成
之享天下各拘其所係而維不可壞隨卽隨其維焉若執偏上
教治及窮隨時之義豈不大哉服牛乘馬取諸隨牛馬天也可
服可乘亦天也聖人因天用天是時義也人不識隨時之義而
曼言無彰無臞之大隨其異于禽獸者幾希

智曰上經坎贊時用頤大過贊時惟二九中間乃贊時義下
經遯姤旅贊時義睽蹇贊時用解革贊時而隨獨贊曰隨時
之義大矣哉此特例也聖人深心見乎詞矣六十四皆時皆

乾之時也。始終用坎。使乾乾其心以隨之。雖有治亂。大義中
天民心不死。亨維此四德矣。執太上爲大隨。而不知隨時之
義。則私係蕩。維盪能幹乎。利物和義。西成以合坤乾。君子曰。
此義以爲質。行禮達仁。以全信智之大表法也。幾在息者知
之。惟其息也。乃可以環應其交與求獲之宜。而天下隨此中
矣。惟其上也。乃可以窮上及下。周四維而隨无妄之所之焉。
中道亨矣。人情樂縱。卑者靡。高者僻。脫者放。羣閭巷皆知言
隨時矣。誰知隨時之義乎。比義之无適无莫。此正不落兩者
也。義卽宜也。然不正告之曰義。則時宜之流爲脂韋。猶夫隨

時之流爲脂韋也。天地已分，名可避乎？可名之義，卽不可名之宜。與其訓宜，不如訓義。莊子憤假義而卮言激之，是仆而罪路也。无首六龍，飛乎上下者，誰可許哉？故言第二義，卽是第一義。孟子之集義，贊時深于讀隨時之易者也。莊子知隨而已，真隨固不易也。言義者，或不知真隨，而况偏隨者乎？故末季藉其卮言，自解蕩義，而不顧其蠱矣。此聖人所以深憂之顯著之，而預防之乎。文王于乾，五言而已矣。表歲之四時而已矣。隨則終之以无咎，此繫詞者維萬世之義也。

三三 山風蠱

左傳。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潛虛曰。百毒之聚。勝者爲蠱。朱子曰。器中毒蟲自併之象。邵子曰。蠱者風之旋也。蠱以風化。地犯風則多蠱。虫入木則易壞。蠱鼓同音。牙喉滿唇之聲氣也。故具敗壞淫惑之意。智曰。飲食男女。是蠱種也。師毒隨蠱。以藥治病。以藥治藥。惟巽制權。惟風所轉。以道德止之。以先後治之。卽民事以鼓其志意。要明乎甲庚生克之消息。使其易入易止已耳。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集曰。宴息喜隨。而竟不事天下之事。則盡矣。知盡之幾。而巽權以飭治之。則元亨矣。初至四肖坎互澤。而巽木乘風。利涉象也。先後甲三。諸家紛然。智嘗作甲庚說曰。康成本子夏。作新辛。丁寧。癸度之說。朱子因之。程子曰。甲者事始。庚者變更之始。戊己爲中。過中則變也。他如鼎祚所集遠矣。子瞻以干五支六而復。所云六甲六庚之先後。明陽之生子盡巳。陰之生午盡亥。夫人而知之也。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申盡于巳。而陽盈生陰。後甲三日。午辰寅也。寅盡于亥。陰極陽生。盡无九五以幹之。故窮變而終則始。先庚三日。午辰寅也。盡于亥。後庚三日。子戌申也。盡于

已故曰无初有終。胡仲虎曰：先天甲在東離，逆數離震坤得艮，爲先甲三。順數離兌乾得巽，爲後甲三。文王發先天于蠱彖，周公發後天于巽爻，巽艮前後三卦，其方爲庚。巽本无艮，以五變卽艮，巽之蠱也。吳幼清則謂爲筮日之占矣。熊朋來以納甲論之，蠱隨相伏，初變則內爲乾，先甲也。至四五變，則外爲乾，後甲也。乾納甲也。重巽伏震，先庚也。五變則三至五互震，後庚也。來矣。鮮因季常，而以先後天明之。曰後天艮巽，夾坎水于西，言巽先于庚，艮後先于甲，艮後于甲也。先天艮巽，夾坎水于西，言巽先于庚，艮後于庚也。五變卽艮矣。獨言甲庚者，卦皆乾坤也。甲居寅爲泰，庚

居申爲否也。焦弱侯因輔嗣申命。而引次曰。甲木仁。示寬命。庚
金義。示嚴命也。復始曰甲。申命非更則續。庚續也。更也。事變至盡。
則當復始。故曰甲。甲日首。事始也。巽變盡。盡卽始事。巽又申之。
故于五爻言。智按說文。賡古續字。而相洽讀庚。是其證也。玄子
曰。六甲始甲子。終甲寅。北西東南。始義終仁也。六庚始庚午。終
庚申。東南西北。始仁終義也。甲爲陽。更庚爲陰。更甲居于端。庚
居于中。陽更與于端。開創起烈之意多。故始義終仁。陰更與于
中。修補調和之意多。故始仁終義。盡則變而從新。巽則修舉廢
墜而已。故終則有始。取甲之始也。无初有終。取庚之中也。象正

曰甲是帝出之終始也。道未有周六甲而不變者也。巽之治辛。艮之治丙。皆于六甲取之。甲取辛。丁庚取丁癸。義亦互起。古之爲日也。左而尚柔。右而尚強。吉日庚午。吉日維戊。右事也。上辛祀帝。祭用丁亥。左事也。然則武王克商。以甲子昧爽。先三日而誓師。後三日而畢事。既來自商。大告武成。以庚戌柴望。先三日而祀廟。後三日而分封。故蠱用振民。巽用申命。庚申之義。起此乎。曰詩書易象。相爲表裏也。戊午師逾孟津。己未誓師。甲子又誓。癸亥夜陳。會朝清明。故戊癸甲巳。周師之所取合也。周以火德。壬戌癸之合。朝步自周。陳郊卜洛。烝祭皆戊也。未有用己者。

自戊而已。乃畢厥爭矣。克商之歲。自至巳未。日月星辰會于北
維。越六日而受商命。卜洛之歲。甲寅而成位。甲子而用書。夫是
六日。則必有合之者矣。乾甲而震庚。震甲而兌庚。或論德。或論
位。甲巳從化。乙庚同氣。易間取之。此旁義也。元公曰。道家殺三
尸。禹必守甲子庚申。故蓋彖巽爻取之。東方甲木。西方庚金。中
央巳土。葦乃天時變候。一歲之中。故曰巳日乃乎也。智曰。諸家
各有開合。而或有執此復疑彼者。或有信後天圖不信先天者。
蓋未全悟虛空皆象數。一合皆合者也。若謂圖數不可信。則六
合之日月七尺之經絡。應叶之律曆。周旬之支干。皆不可信矣。

極虛者。執皆有皆無之影事而荒之。循庸者。執宰治質分之訓。詰而疑之。誰肯研極精義邪。子瞻所云。甲庚先後陰陽相反。易以寄治亂之勢。此定理也。矣。鮮所云。往來泰否天地之道。不過如此。此定理也。弱侯玄子之言。甲仁庚義。更端始中。此定理也。特未暢一在二中。參兩用六之所以然耳。古人小事必有義尚。幼清筮日之占。非無謂也。古人以韻訓義。辛丁之說。庚革同聲。非無謂也。特其顯密大小同時並用。而儒者遂執一說。蓋欲淺白示民而已。易簡錄曰。先天巽位西南。後天坤來居之。是巽肩坤母之責。艮位西北。乾來居之。是艮肩乾父之責。六十二卦俱。

幹乾坤之事。于蠱見例。蠱遂兼乾坤二元。玄同曰。後天乾坤退位。是父母蠱象。艮巽受之。卽能幹之。故合艮巽各蠱。智按孔子曰。陽祖微而據始。坤臣道以正終。蓋謂先天用于後天。圖變書而分陰居四維也。一用二。二倍四。二四爲八。三四爲十二。子盤于支。則十二分。值八卦。陽一而陰二也。四正當子午卯酉。四維乾當戌亥。艮當丑寅。巽當辰巳。坤當未申。此四維之乾巽艮坤交幹也。北冬三位。乾首于亥。艮輔于丑。南夏三位。坤終于未。巽起于巳。故艮以歲限與坤司方圖之。泰否巽轉風而終律。與乾司圓圖之。泰否四月純乾。巽尤居陽陰之關。長震木之氣申命。

行事者也。干支六十。約以六旬。以旋六律。每三十度爲宮環。十二宮而用半爲六爻。此一切見成者也。巽五著變者。藏六千五也。分六而兩言三日。以九侵六。以六損九也。四分十二。而用一分之三也。猶十二用九之爲四分三也。但言甲庚者。萬法不過反對而舉東西輪也。老父曰。冬夏用春秋。子午用甲庚。以其生于亥巳。猶之四用半也。盡之矣。蓋謂或舉水火。或舉金木。或舉仁義。總之是陰陽代錯而已矣。邵子曰。十二宮自寅至戌九時爲日。亥子丑爲夜。猶歲用三季而餘冬也。寅至戌。甲至庚。天干之餘三。猶地支之餘三也。鄧綺謂甲起明夷。庚終謙者。用四十

八卦而餘十六也。雖用三而實用二。二自爲交輪耳。不見鄉飲酒之圖乎。仁屬春夏之僕。主義屬秋冬之介質。聖人制度表法。何處不然。禮曰。教者。民之寒暑也。記治亂之事曰。春秋者。酷暑酷暑日少。與民用和平之旨也。春生于冬。甲生在亥之符也。秋生于夏。庚生在巳之符也。東震木合巽以暢離火。成坤土西兌金。合乾金以歸坎水。終艮土。生克互用。恩刑交施。盡古今費隱無出此者。豈特巽五變。蠱互震。木曰甲。蠱五更巽。互兌。金曰庚乎。程迥曰。完顏亮入寇。筮蠱。迥占曰。惟巽發剛。利武人。貞至四。則有復矣。外變隨兌毀。隨自否來。斷乾之首。墜于地下。當殺亮。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宜曰從泰變也。竟飛鬼降也。戶樞不蠹。用器不蛀。天下欲各事其事。巽而止。宜其蠱矣。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子瞻曰。蠱非一日也。以喜隨人。溺宴安也。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以天下無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所以有事也。而昧者乃以事爲蠱。則失之矣。宜曰。爻惟二五應。是利往者。傳言天行者。三剝復爲消息盈虛。此爲消息中變。所貴乾惕天行。

知幾事事。豈委之循環乎。賈誼曰。厝火薪上而謂之安先甲也。杜預云。平吳後當勞聖慮。後甲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宜曰。風在天上。地上水上。皆行而無阻。山下有風。鬱而不暢。穴自生風。長木穿土。風字從虫。形家以風知虫。異風尤爲生虫之害氣。三蟲攢血。尸癆相傳。動靜歸風。風爲百病之首。莫神于風。亦莫賊于風。故爲蠱象。振取風木之聲。育取山土之養。明乎甲庚。一生一殺。知風之自。一張一弛。是君子之事也。蠱以宴安。綱紀以弛。法網拘牽。養道必失。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變乾爲大畜

一曰除上爻外皆稱父蠱无所委也訂曰乾坤體壞父母亡男尚幼而長女當家也女弱何辨必有陽剛之子補救之而考乃无咎也厲乃操心之密機嫌疑之際自初幹旋至終乃吉也畫子曰由泰變則上爻爲父矣初上二爻成卦之主始終予之幹必旋乾象也元公曰蠱爲食志之虫傳尸而不已非毒藥攻治則禍延子孫。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訂曰因弟之幼以承當父事爲心也豈必緹縈乎正曰厲者爲

子而行臣妻之道也。多識畜德必有以用之矣。宗一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非无改其盡事也。故曰意承。末世以富貴爲繼志。是鄙夫其父。而世濟熱中耳。豈謂善繼。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變重艮積變貴

宜曰。幹母蠱者。貞則傷恩。故必巽以行權。鄭莊失之。誓泉蒯聵。失之。顧劍。凡蠱之深幹之難者。皆幹母蠱之象也。曰。羸政

高緝與漢惠。皆旦等耳。皆隨維先壞而後蠱乃深。何使戚姬不思奔嫡。則人彘之禍。自不激傳祿產。太宗不留巢妃。則高可不蒸。玄可不報。先以隨維之禮。幹之矣。東漢黜皇后于太廟。是中

道也。東之不盡暴罪，亦一道也。後人責東之，亦一幹也。尹起莘曰：聖人扶陽，无兩天之理。故父在爲母期，而武氏韋氏再改之。玄宗又令服嫁母三年，宜其亂也。幹母之盡，不可貞。聖人預幹之矣。見易曰：堯不子丹，舜爲之子。舜不子商均，而禹爲之子。雉不可母。漢而陳平爲之女，墨不可母。唐而仁傑爲之女，舜禹之誅，極隨刑。男子之才，陳狄之委，託都曲。女子之容也。

象曰：幹母之盡，得中道也。

玄子曰：如舜泣田，不敢家也。魏曼天耳，不取于人也。得中道者，不從令，亦不傷恩。易望人貞，而曰不可貞，非謂不可貞也。可舉。

其几不可悉其目。難與世之徇形迹好功名者談。曰。閔損
王祥之感。惟此中道。考叔茅焦。且能旁感後人以責魯桓唐中。
迂遠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元大咎。

變坎為象 積
變順 吳官歸

子瞻曰。三與二同德而不知所以用之。二用以陰。三用以陽也。
意曰。其匡章乎。宜曰蠱幹而親之失彰。故悔。子之道盡。故无咎。
爻由體孝子之心。傳直揭幹之道。玄子曰。三之幹。上實諷之
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潛老夫曰：三爲歸世，當半而卽知其終。

六四裕父之盛，往見吝。

變離爲鼎，積變噬嗑。

宜曰：重陰體艮，故裕當幹而不愁幹。以小孝爲大孝，遷延歲月，漸積以往，其失乃見。故曰：往見吝，與往有事正反見。曰：四愆三之小悔，不幹而裕以爲不必有爲也。此宋紹述之說。曰：漢成之于元也。

象曰：裕父之盛，往未得也。

詁曰：四裕徒以稚耳，豈得遂執此道以往哉。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變重巽，變无妄。

積

程子曰德在臣譽歸君。如是幹矣。郝解曰其周公追王上祀乎。安石白氏曰行道揚名顯親孝經所以通無終始之神明以爲萬世之爭子也。此用譽。豐慶譽。旅譽命。皆五位陰爻貴合德也。曰仲虺之誥。吉甫之誦。甲譽也。四皓數語亦譽幹也。德宗不用盧杞。李泌曰。堯舜不逮矣。此譽幹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意曰聖人因天地之生機。卽以喜隨爲消蠱之道。但表天地之理而名之。便爲君父教臣子。便爲臣子幹君父矣。故尚論帝王。稱述詩書。皆所以幾諫諷諭。使之巽入。易承也。褚賁李璣。惜不

能早用譽耳。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變坤
爲升

仲虎曰：蓋以父子言至上言君臣故君子在事中盡力行異之權在事外潔退法艮之止。玄同曰：上爻以去爲幹微子是也。以幹爲幹其心易明以不幹爲幹其心並不求明矣。泌之衡山乃其所以感人主服左右也。尚曰：好談神仙爲世所輕。史之寃人志者豈少哉。處四侯五王外不事象良山震林合高尚象。又曰：世有孝子必不以家庭无盡而遺志事之思。世有聖人必不以乾坤无盡而弛裁成之責。盡之幹通乎不盡而義始備必待盡。

而幹非善繼善述者也。導曰：皆云父母。此曰王侯，未委贊之詞也。淇澳曰：不事王侯，亦其不妄爲世用，恐貽父母之辱。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野同錄曰：宴安酖毒，始于志在溫飽，而後其蠱家國，譽挂瓢者，所以幹天下之不讓也。民到如今稱餓夫者，所以幹干駟之蠱者也。故不妨存烟霞之痼疾，作蘊熱之冷風，其事不必可行，其志固可則矣。

時論曰：先後天皆巽上艮下，而蠱倒之巽艮幹乾坤，已具象矣。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也。乃曰：元亨，天下治者，天行之終，人事之

氣育德者培其忠孝之心。意曰天下客有不事王侯之臣。未有
不事父母之子。幹道有二。一曰厲。厲非危殆之謂。而憤發之謂
也。一曰譽。譽非阿諛之謂。而委曲之謂也。名教所以爲君父委
曲也。顯揚所以爲孝經發憤也。初承考意。五承父德。二五交爲
良異。雖交盡而漸可幹矣。母而不可貞。父而用譽。亦漸道也。詩
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二事也。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五事
也。三四同幹。何悔吝耶。更張无序。則剛氣覺傷。怠裕自寬。則柔
質多困。是三亦見金之蒙。四亦覆昧之鼎矣。勉之曰往。卽未得
終。乃无咎。知其意與德而已。初爲巽卦。始一索。遷乾。勉之曰有子。

是多言篤光者也不欲傷厥考之意而克蓋前愆抑若事與意違者不無厲焉堂構苗播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此初所以統轉承考意而五所以贊揚承考德也冥升艮山此不息之志也有事未成則志釀于意有事既成則意表于志豈論迹乎高尚非必隱士也然天下之既總此昂貴之根故必以高尚風之

智曰天地盪混沌萬物盪天地生生卽盪盪也生子以欲欲莫大于富貴而又不得不隨隨而維之隨必蕩維而執理者不能以制變矣故以父子之親言因情轉情以變定變曰不可貞曰小有悔曰往見吝曰用譽非四種方便耶隨盪爲否

泰互換之卦。初上最重。此則初重有子之擔當。而上重高尚之超越也。人知舜禹之幹蠱。而不知其以擔當道法。卽治蠱之正方也。孝經一書。爲利涉之經權。天行之終始人知之乎。上之冥升。奇方出格。許由泰伯。是治蠱之熊丸冰水也。王侯尊而復矣。有志不事者。則斂屣爲涼藥矣。雪山標解蠱之高醫。而壁雪無門。遂傳以毒攻毒之大事。嗟乎。盡天地無非毒藥。三百八十四。各具隨時丸散。但飲絕韋枕肱之水。以下之。而萬世之蠱消矣。

臨三三臨

玄子曰。十二辟惟此一卦暢泰否之君子小人消長。臨進則泰。故與其吉。觀進則否。僅止无咎。遯曰。順陽之式。臨我曰。臨。仰陽之觀。法我曰。觀。重二五類聚之陽爻也。若陰類聚于二五曰。遯。壯。祇以陰陽消長名矣。臨。全肖震震為侯。故以有國臨民為象。觀。全肖艮。艮為廣闕。故以享神賓王為象。潛。老夫曰。臨觀與求。陽施與乎陰也。故教思及民。陰仰求乎陽也。故設教言神。陽長則務民之義。陰長則敬鬼神而遠之。易之敬也。智曰。上經二陽之卦。屯蒙臨觀頤。二陰之卦。需訟无妄大畜大過也。臨觀之辟。

處剝復否泰之中故雜卦著與求而二象著教思焉以全肖震
艮而澤習風聲爲觀感也刑罰繼教者亦以離明合震艮也。

三三三 地澤臨

全曰品古厓字入臨之說文監臨也从臥品聲鄭氏曰呬字堆
起耳臨今閉口來母矣以上洩下因轉爲監臨交接親至諸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徐氏以上下相與爲臨野同錄曰臨當丑月鍾呂偕行既收歲
限以先夏正北方亥子丑成始成終矣全卦肖震一陽咸臨圓
圖臨主春分自復歷二八而著二陽故臨遊者浸義焉此後三

陽四陽倍速矣。是故二爲卦主以五應之。與大有同。臨者大也。中庸言至聖之足以有臨。統四足之十六德。蓋體此也。以陰數八月。西出臨主兌。故曰八月。少陽數七。自東出復主震。故曰七日。王介甫程沙隨皆言之。剝六陰至復初。凡七位。七數爲陽。于象爲日。臨六位至遯二。凡八位。八數爲陰。于象爲月。此仲虎說也。謂一陽復歷八月爲遯者。臨遯相伏也。謂自建子十一月至建酉八月爲觀者。以臨觀貞悔也。鄭玄蜀才以建丑之月。歷八月至否。玄子以爲文王從殷正而取之。論黃鍾隔八下生林鍾。而用之于大呂丑宮。一理也。西宮南呂羽。與宮相衝。而逆轉羽。

徵所商宮。卽生數也。羽卽金商之八音。首用此一理也。郝解曰。月主陰。日主陽。酉風七月五月。言陰也。一之日二之日。言陽也。兌秋金旺。潮汐方盛。澤泛地上。故爲八月之象。主夏正也。八月。兌正秋也。說文王序卦言。以觀爲切。正曰。日從甲庚。月從律呂。甲與巳化。則爲六日矣。庚甲互始。故謂之七日。臨爲大呂。大呂丑也。夷則申也。丑之距申。相去八月。故八月者。律呂之所從生。七日者。甲庚之所從始也。而獨見于臨復者。以日月紀天道。以剛柔別人事。剛柔不當。則吉凶雜生。故剛而授之以損。柔而授之以益。律呂干支。聖人所教爲損益剛柔之具也。莫爲之損而

待其自消莫爲之益而待其自富是則委化之事非聖人所爲道也。范蠡之言兩節是用柔者也。以柔賊剛幸而近于道不幸而近于賊。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列子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遯亦曰小利其浸而長也此志喜矣。兒易曰易以浸爲道者也。爻不浸而至三不敢稱卦二不浸而積小不敢稱大惟浸故生生生。生故日新靈曜曰地常動移人莫之覺董子曰日長加益而不

知此皆以其積漸微曲。使物无悞者也。聖人雖甚獎陽亦必欲其有序耳。全曰。由復而浸進內卦之中。則陽不孤而五應之。故臨以方盛言大意曰。四德亦藏元利。无妄言僉與此道互相明。甫喜浸長而卽曰消不久也。爲君子戒也。與泰否剝復之言消長相應。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一曰水氣潤澤土中。故周禮載天下之浸。因崖岸相臨。故稱地。馮實无非地也。取兌講習以言教。取坤含弘以言保。而曰教思。曰容保者。洪範思主土。臨位丑。伏艮土以用坤土也。思曰睿。所

以用思官。天也。惟容乃公。地用天道。咸臨。感人在教。此思所以容保其无思乎。

初九咸臨貞吉

變坎為師

詁曰陽臨陰而在陰下。有男下女之象。故皆曰咸。潛老夫曰。圖春秋二分四卦互用。又太陽兌與太陰坤為臨。太陽兌與太陰艮為咸。二者用稚氣之道也。大全曰。咸者徧也。大也。公也。卽此貞吉。正曰容畜以爲教思也。管子雖未得古。然其道不竭。澤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輔嗣云。以剛感順。志行其正。筮曰。有守正。有行正。臨初正與屯。

同與靳靳自守者異。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變震爲復 積變
爲坤 坤宮世

宜曰臨本訓至。全肖震四復互震。故四曰至。臨至在四而初二皆咸感在家修命。未施于天下。故曰未順命。至四其順命矣乎。意曰全體肖震而自二以上互復。故二主卦世而應知臨。知屬上達。坤伏乾命。知天命而惟以下學爲教思。非徒言委順也。故有未順命者。乃所以爲大順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郝解曰五以上臨下。二以陽臨陰。上臨下爲順。下臨上爲不順。

又命自主出。五爲爻主。三爲兌主。以二承應。當臨之時。皆有未
順命之象。又曰。初貞則二自長。二无不利。初貞培根也。咸九二
亦曰。順不害。彼順陽。此順陰也。熊南沙曰。六五在二陰間。雖曰
知臨。其命未必皆當。二體兌。說嫌于舍。我所學以從上。然本剛
中而應。故有都兪吁咈焉。因曰。但知順命。非二之事也。轅曰。李
藩批。勅陽城壞麻。亦此爻位。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變乾爲泰
積謙

宜曰。成兌互坤。水土和而生味矣。然甘口說言。所當憂也。玄同
曰。甘臨卽干祿。少加炫耀。卽實學亦甘臨也。易甘以憂。斯闇然

之真修矣。郝解曰：本泰三艱貞，故憂。孟子曰：節五變臨，亦曰其節。然彼以中正其則吉。此以不中正爲其言媚悅，故无攸利。若能知剛進不可過，而變媚歛藏，則可无咎。此聖人折小人以扶君子也。互震恐懼，項平甫曰：此見二陽之難說易事也。

象曰：其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意曰：其言曰既當思滿，槩生于憂，患咎自不長。悅順悅德，合謙泰之德在此關矣。

六四至臨无咎

變震爲歸妹
積變小過

宜曰分茅胙土，出身加民，必至外而始臨，理勢然也。有望在未

至之先而不厭在相臨之際過之斯化感通素矣仲翔曰至下也。下至初應當位有實。故无咎。說文至。鳥飛從高至地也。郝解曰。親臨正在此應地。深入澤底。臨之極至也。水土相依。順悅相承。求與相接也。坤在兌後。兌反向坤。遇坤來有至象。正曰泰之冰判。臨之室處也。饑渴燕喜是漸歸之。已至者也。精誠所格。雷雨從之。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或作當位實也

一一曰上下相與之交。故著當不當焉。揆曰不云正當者。歸大亨之正于剛。不予陰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

徐作吉

變坎爲節

積

宜曰一陽進至五卽夫五曰大君暗承夫尊之象。乾贊四德。言仁義禮信。不言智。知光大言于坤。此曰知臨。五常之德。知藏于內也。野同錄曰。坤藏乾之知而通理也。乾君宜于坤藏也。知臨行中。子思於此悟時措之宜矣。積變爲咸。合剛柔之寂感。是咸臨之時中也。元公曰。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無不見。無不聞。故管子以飛耳長目爲大明。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子瞻曰。柔尊應下。方其未足。乃收之。可使爲吾用。有餘而柔之。

可使懷吾德此智也。天子以是服天下之強則可。小人以是畜君子則不可。故曰大君之宜。大君以是行其中。小人以是行其邪。淇澳曰蘇未盡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四目四聰。舜稱大智立賢无方。湯稱執中。乃知陰陽消長其權全在人主而不在天。正曰泰憂其節戒苦。是臨長之宜中也。物已甘則蠹生之。已苦則人不享也。麩蘖鹽梅劑其甘苦。以爲民極。夫非知臨而能教思乎。

上六敦臨吉无咎

變長
爲損

宜曰爾雅云覆敦。江東呼地高堆爲敦。按敦臨敦復敦長。凡三

見非體坤卽變坤。安土敦仁之義。敦臨卽久道化成之臨也。吉且无咎。寧有加于大君之知哉。子瞻謂如復之六四見已應物。六五又從而附益之。曰敦復也。楊誠齋曰。有志而得位可行无位亦可行。上六以至德長者无位而能以樂善之志從二陽之君子。吉孰大焉。祁奚免叔向。在請老之後。呂疆庇黨人。无寵任之柄。君子病无志焉。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元公曰。內指心。所謂黃純于潛。卽教思之思也。意曰。志在內之二陽者。卦象也。處事外而默衛善人者也。上統智用而敦于不

觀不聞之內。此卦意也。五積變爲咸。上獨存爲咸。此象外意外之咸臨也。訂曰。十二辟卦中。惟臨无小人。故聖人以臨道予君子而大之初。二曰咸臨。猶泰之內君子而言上下交也。知咸臨交泰之義。則知陽剛化陰柔之道矣。

時論曰。剛浸而長。是以四德潤澤天下者也。臨同損。革爲東中。猶遯師蒙。咸爲西中也。咸臨表二陽隱遯而揚其咸也。凡言七者。十二之半。得其中交貫終始也。凡言八者。十二之參中舉其兩也。蠱曰。浸長慮消。是在正人教思耳。意曰。二陽具浸長之勢。不以怒而以悅。四陰處在上之位。不以忤而以順。上下各安其

分陰陽不拂其情。臨之善道也。感人和平。莫妙于感。惟君子能感。小人者爲无心之感。小人能感君子者爲有心之甘。我感而和。彼和而至。人臣之感。遵無陂之義。大君之感。本灼知之心。不惟感者敦。而甘者亦敦矣。臨世之君臣。發揮其大者。以與人相浹洽。命至順也。卽有未順命。無非順也。豈論君臣事迹之依違耶。初二臨之主也。律中地統。有容民畜衆。及復其道之象。二咸于初。是天道之休命也。書曰。咸有一德。浸長氣機。不疾而速。初二相併。內以悅施。外以順應。運卽交泰。候而二當其際。所宜艱貞孚恤者。惜陰柔耳。然小人據位以臨君子。亦習爲孔甘之言。

饒亂于君子而速其咎。夫咸臨君子難悅而易事者也。憂勤惕厲可矣。初臨四而至此。不愆其期。位當下賢。乘終行正之志乎。大君有命。知人則哲。臨至此而咸宜。甚矣行中之大也。記曰。齊其教不易其宜。其甘有節。左右宜之。日月行天。江河行地。欽明濟世。曷以過焉。臨止矣。弗損无家。猶夫良之敦其上也。丙陽外陰。君子之志也。行中之君。行正之臣。其志交矣。何虞八月耶。觀于地澤而益見教思養氣之爲大臨也。周官教十有二。保息有六。至詳也。禮有來學。悅在官思。詩歌保定。如川如阜。乃知水澤腹堅。已臨于東風解凍矣。是天之先保以申教思也。洪範思屬。

即建皇極臨觀之用天子地也敬哉。

智曰。圓圖觀北而臨東。方圖臨東而觀南。臨。省震也。其帝出乎。教思之道以威爲敦。以愛爲身。以至用大以智行仁者也。以恐懼而悅順其民思者也。明即誠也。觀則知生之風教而神北于南者也。神道之設。省乎敦良。以天下爲身。而順入其民生者也。誠即明也。考父提思風之範。所以徵睿智之足以有歸也。乾以知統四德。子思以知彌四綸。用天子地。此易所以圓其範乎。

䷛ 風地觀

觀从舊。大鳥擊喙有聲。高巢知陰晴。大風大水。土人以其望。及其居徙。占災。加目或見爲觀察之義。周禮觀亦从之。許慎曰。觀諦視也。穀梁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本去聲。後轉平。且古見看。觀通轉。皆牙音也。遠視上視曰觀。近視下視曰臨。又有形而質象以相見曰臨。无形而意象若見之曰觀。通言之則臨汝亦神道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或作盥李作盥王肅作盥而觀薦

王達曰。天氣通于目。上動下靜。地氣通于口。上靜下動。觀巽風。

動而坤土靜。故曰觀。頤。艮山靜而震雷動。故曰頤。遯。曰。觀卦全
肖天覆。人仰則觀天。天曰貞觀。以此。古人立廟以巽方祭。享必
置洗于巽位。盥而後行事。良闕也。良手巽。潔盥也。坤牛大牲也。
智曰。觀。寄日以爲感。而實存乎神明。文王形容其无爲而化之
象焉。奏格无言。既歌飽德。皆不薦也。頤若也。夫祭神之觀。上下
之觀。一也。豈必待懸器始趨。規象始摹哉。頤。頭端直貌。一陽象。
康成曰。貢士必以禮賓之。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
俎。則弟子也。考古无據。因鄉飲而附會賓興耳。玄子取之。而訛
言祭象者。則又執矣。京山以灌裸古通。以鬱鬯酒灌大賓。无遵。

豆之薦將立飲乎。凡象不必執也。愚謂洋洋如在。神道之大表法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盥舉以言仁。尚不悟乎。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一曰物大然後可觀。子路使子羔。子皮使尹何。豈如曾點離開之見大意乎。學一先生之言而爲師表。一問而窮矣。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耳。故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此云大觀在上。潛谷所謂二陽旣老。德成而刑也。二陽曰大觀。四陽曰大壯。論其德而已。德則中正以觀天下。其神明湛然。光被廣運者乎。以天下爲我。猶指掌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野同錄曰無非神明之所化也相臨而觀必緣聞見而入感通
內外形迹自忘聖人作而萬物覩千秋之下且盥于羹牆况親
炙之齋乎朱子嘗言聖人所作從不犯手此盥而不薦之神道
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

釋文无以字

而天下服矣

一一曰誠觀天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不謂之神道得乎其變
而不變无如四時之不忒矣時行物生天何言哉卦著禮樂聖
人之時行物生也就天下神天下就天下觀天下就天下服天

下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集曰風最善入。八風周環而巽司之。地有五方。各成風氣。先王省方設教。禮從其宜。各安其俗。凡以順土風而施號。采詩觀俗。一道同風。有神于其中者矣。封肇五巡。舜之所以無爲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變震
爲益

玄同曰觀全肖艮。艮爲人爻。故以人象。曰童曰女曰我曰生。曰賓曰君子。皆人也。由艮體一陽象首。二陰象四肢也。又生人之寅在艮。建寅爲人。正以此。大觀在上。初惟童。二惟女。亦得被其

餘光。小民但知耕鑿嬉遊。紅女但知蘋蘩蘊藻。神道設教之媿。无人不陶鑄于中正之內矣。初下體陰曰小人。伏乾曰君子。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意曰童蒙則天下人之公體也。童觀則教小人之道也。士夫守此則羞吝矣。

六二闚觀

古亦作窺

利女貞

變坎爲渙積變中孚

宜曰陰在坤闔戶中。女闚象。慈湖曰子夏好論精微。孔子沒以

有若似聖人欲事之。獨曾子不可。若曾子斯免闚觀之醜。仲長

統有言中世選三公。務于清慈謹慎。循常習故。乃婦人之簡狎。

耳。焉足居斯位哉。見曰辛毗女識丕衰。陳嬰母識漢大闕觀亦
毒矣。人主一身爲天下所觀。雖婦人童子不能逃也。可不中正
乎。此是別提。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元公曰童子之見不真。婦人之見尤不廣。玄子曰丈夫志在四
方。宇內事乃吾分內事。又得君應不能明陽剛中正之道。但覘
朝美一班。于形似之粗。此女子之見耳。

六三觀我生進退

變良爲漸
積變小畜

幼清曰生者人之神明。所以生者卽台體也。非內心自復不

能識我生非本體常醒不能觀我生。遯曰生平生也。三則具君子丈夫之觀者。觀我生平。參之世運。退足修道。進足行道。夫何失焉。三介上下而見異。故曰進退來矣。鮮以爲觀正應之上爲我生。何玄子以觀四爲我生。謂陰生至四而成觀也。五之我生。則云觀下四陰。揆曰觀五之生。以下進退。進則剝矣。取象則可通論勿執。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意曰處臨觀上下之介。雖超于童子婦人之見。然未免進退。惟其反觀我所以生。則進退不果。亦未失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變民爲剝
積變大有

遯曰五曰我生。上曰其生者。五有位而出身。加民當觀其出身者何如。故曰我生。上无位而居室。考應違于千里。則曰其生子。贊五以觀民。謂舍民无以觀我。贊上以志未平。謂志難自信。不容不觀之民也。皆言君子无咎者。一陽將剝。道大福小。其勢危也。彖不係王。以此訂曰。唐武宗之時。內之宦者。外之牛黨。皆欲攻李德裕。但以武宗剛明在位。故仰視而不敢動。一日事變萬事去矣。元公曰。神明之德洞視十方。其內照之光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郝解曰。觀我所以生者。何在乎。夫爲民作君王者。以民爲天。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是我所以生也。意曰。觀我生。是返照自心之學。而曰觀民者。君子以天下爲我不敢圖自受用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變坎爲屯

一曰。上在位外。觀其生。指下諸爻言。不曰我者。避五也。一若從旁觀之耳。孫文介曰。臨觀之義。容保疑與而非洞悉。真則何以與省方。若求而非愷。但至則何以求。總是天地帝王生生之意。流注故皆曰生。不得分孰爲我孰爲人。漢成時黃霧四塞。封王鳳弟等爲五侯。哀帝時亦然。楊宣引京房傳曰。觀其生言大臣。

之義貴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言之否則謂聞善不與厥異黃
厥咎襲。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訂曰見異剝者多一陽耳故上九惓惓助九五以觀民設教以
羣陰方進陽德甚孤其志未能怵然安平而憂患也郝解曰危
哉九五羣陰觀望于前彊陽窺瞰于後文于一陽致悔過之辭
象發未平之義其戒深矣上九果君子耶則爲周公弼成王居
高思危志未平也若小人而觀其生則爲莽操之黷干天位又
如沛公項羽縱觀秦皇且欲襲而奪之矣其未平之志又何可

言此噬嗑所以繼後也。曰極觀最上而憂民生恐神設傳訛必明法以文治之。

時論曰陽消之卦聖人教之尊陽具廟立焉壯禮伏焉萃渙禮祀之開元也觀駿奔之在宮也七廟觀德徧觀玼瑞大觀在上而中正下化者何如乎洋洋一如可以洗手而洗心矣。嗣輔曰王道可觀莫盛宗廟宗廟可觀莫益乎盥吾謂盥祭之始也不必灌也。秦假靡爭亦歸亦保其盥而不爲乎神无常享享于克誠其有孚顛若乎三才言之五上爲夫夫過乎地自風始風行地上猶天行也意曰聖人設教豈以異術駭天下之觀耶直以

我心之神。孚而化之天下。之服聖人。非緣聲色之大也。亦繇民心之神。孚而化之風之靡。草也。四時之行也。莫之爲而爲者。聖人之神道也。大象以君求乎民。六爻以民求乎君。五者君民之互觀。上者君師之反觀。授其權于二陽也。小人之視聽。必待君子以爲景從。君子居下。立順地爲萬夫之望。君子居上。申巽風樹四國之儀。不然君子而視小人之履。亦奚能大作耶。下觀而化者。使初化益。二化澳。則童蒙戴旒生之德。女子瞻廟見之儀。闔門上國皆此風也。丈夫自有生率。陶乃醜耳。傳曰。世亂則人聽于神。世治則神聽于人。聽于神者。童子婦人。此先易炫。聽于

人者明德惟馨。備物典策非昏昏而已也。三將入巽爲進退。四已出坤爲國光。三如漸征而在陸之意多。四乃有命而疇離之社。近夫臣于而至于用賓也。輝映乎赫濯之朝。豈復有神人雜居祭而諛祀而黷者。然天子尊嚴若神。民雖愚而亦神。上下觀化之際。必有本矣。書曰。皇建其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觀我生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觀民也。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極。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觀其生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則人鬼之關。不外知生。而我生之關。不外順巽中正。聖學聖政盡于五上矣。陰一剝而闕視之女。貫以宮人。陽一變而

後夫之凶竟成匪比。吾能不觀其微哉。盞上不與天下之亂。故曰志可則觀上必求天下之治。故曰志未平。象神道而人者也。爻人道而神者也。天觀止矣。

智曰。觀與謙爲太陰之卦。謙居艮首而觀居坤中。橫圖未四卦之首。猶中孚領小過。二濟爲閏也。聖人尊五上之陽于太陰中。故以仰觀之天。神其顛若耳。象告精流不可思議。懸者不待言說。仰者不落聲聞。洋洋如在之神。與寂然不動之神。有二乎。用目乎。用神乎。萬世之上。萬世之下。相觀而化。凡有生者。皆同盞而不薦者也。觀我生與觀其生。有二乎。二者相觀。一必用二。二卽一矣。教主風聲。神自速至。使萬世之自然謙履者。天卽是一廟貌。地卽是一盞盂也。

噬嗑三三鼻

蕭氏云離自交乾爲同有。卽交震艮爲此一對。袁臨侯曰此以初上換否泰之二五。而用離明故主刑罰。玄子以隨盛至末。除坎離卦。皆遙對而噬嗑剝復居中者也。元公曰屯蒙震艮與坎交噬嗑。震艮與離交。坎離陰陽之性命也。故屯蒙爲乾坤之繼。噬嗑首爲剝復之先。揆曰食色人情所不免。動而明則无思于食矣。明以止則无思于色矣。故君子不謂性。潛老夫曰教必用刑罰。而法必用文。此大周之首一周終。而中周交剝復之際也。智曰李韓云乾坤經七卦制禮。又五卦而作樂。又四卦而象

刑。智以六貞悔而制禮。九貞悔而作樂。十二貞悔而明刑。蓋自
乾坤戰後。屯難蒙寇。訟凶師律。履且噬矣。皆先殺而後生也。六
九爲限。卽其節也。聖人制作中乎時宜。九爲陽滿。故刑罰清而
作樂焉。十二爲二六。陰陽參兩之中和時盤也。以文法終風教。
而以剝復无妄大畜明其心。使之學焉。但曰唐虞禮樂分而兵
刑合。三代禮樂合而兵刑分。便薄耄荒之書。詆子產之鑄。豈知
天道卽此春秋。而春秋之並用乎。聖人布易。雖有次第。而用則
六十四卦同時。同時亦不碍次第也。特因象提之以示人耳。

三三火雷噬嗑

全曰古噬作𪔐。卽古齒字。字書加止作齒耳。爾雅云益合也。从血从大。以覆爲義。翼以合訓噬。蓋古通也。噬今讀商齒忍收聲。噬今讀淺喉聲。臨觀與求之後。繼以明刑。可觀而後有所合。以人必觀感于教法。而後合節也。全屬陽儀小陰之卦。

噬嗑亨利用獄

宜曰。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物不合。由有間也。獄者刑之未成。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故大獄不決。則和氣不洽。意曰。天下羣觀而有作。梗負固之徒。非加懲創。則釀亂矣。不得已而著之曰。利用獄。君子懷刑。懼以終始。民志不畏。豈能使

其不苟合以壞法邪。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元公曰。頤體中虛常以靈龜之不食爲貴。學在自養。功在養人。頤中有物。則梗化者當以噬爲養矣。因四取象。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宜曰。謂噬必合而後亨也。剛柔分如膚則柔。乾肺則剛。腊肉乾肉則柔中剛。剖別之也。動明以問刑。擬罰言。雷電以致刑行罰。言昔五侯僭逼。罪壯顯明。成帝得于親目。非不明也。乃不能致。

之法則雷不與電合。趙蓋韓楊之死。宣帝非不斷也。然皆罪不當死。則電不與雷合矣。得中上行。哀矜畏志。柔居五剛居四。雖未當位。然用獄則利何也。有九四之剛。奉雷電之威。苟其君又剛。則慘虐矣。卦互坎爲法律。爲刑獄。或云一陽居中。凶象爲願中物。種惡之根。得情不易。然分論之。則中爻各象所噬之物也。淇澳曰。噬取飲食。不茹不吐。人情之調。我調之也。飲食以爲生也。而不知其殺我。刑罰以爲殺也。而不知其生我。先王惟以飲食生之之心。爲刑罰殺之之事。揆曰。獨以吉予四。以去聞也。

象曰雷電

恭卮石經及李鼎祚本皆作電雷程朱從之

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艸廬曰既開爲電而有光矣。又合爲雷而有聲。猶噬之而使開者合也。電先見而雷乃出。故明其罰所以勅其法。聖人爲刑不掩物于所不避。不慢令而與之死。噬嗑豐皆火雷。大象皆象獄重明斷也。其悔卦賁无敢折獄。旅无留獄。俱反貞卦。毀其明斷之意。玄子曰豐震在明前。故重在折獄致刑。噬嗑明在震前。故重在明罰勅法。罰卽一時所用之法。法卽平日所定之罰。明象電光勅象雷威。從石經便矣。錢國端云。泰曰天地交。此亦例也。如須曰。上經中輪之首尾。其重天地之分。明帝出齊之序。以立法乎。象凡言君子通稱之辭。先王以立法者言。剝言上。合上下。

以明消息也。離言大人位南向明也。泰姤復稱后。其三陽五陽一陽之幾乎。

初九履校滅趾

陸作止

无咎

變坤為晉

趙曰噬嗑即市合。古戮人于市。故象獄。互艮為人。坎為耳。人下有物履校罪輕。耳上有物何校罪重。子言不行不明者。震行而艮止之。離明而坎暗之。上下互分之象也。周官掌囚。下罪桎。桎足械也。械亦曰校。足械之制。周圍其脛。如納履然。械木遮掩其趾。故曰滅趾。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詰曰。所以止惡于其初也。係詞懲戒。取此終始。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變兌為睽 積
變未濟 應爻

宜曰。卦兼二象。惟噬嗑豐為然。分觀而義自明。牽合則拘矣。膚豕腹下柔軟无骨之肉。古禮別實于一鼎曰膚鼎。二在互坎下。象滅鼻互艮象剝也。與滅趾滅耳皆自罹刑者言之。朱子曰。噬膚而滅其鼻于器中也。郝解曰。獄以初訊為本。一象獄正。三象士師。四象司寇。五象王。三訊无疑而後獻于王。自下而上。震合離也。二當初訊。法不深求。曰噬膚。五獄達王。噬乾猶肉。還其不深求之初而已。三四執法。務得其情。故有腊肺之噬。同是一獄。

自初訊再訊以達于王情有淺深獄無難易淇澳曰中庸致中和獨揭飲食知味而終不賞民勸不怒威鉞故君子觀調身之法可得調天下之法元公曰用刑之卦取象于食肉蓋爲治獄者傷也不能肉人之白骨而至于噬人豈民父母哉。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誠齋曰初與四爲應。四于卦爲梗。二能絕其應而不通。則四自孤而無與矣。故吳淪非楚。則反不決。燕旦非上官。則謀不發。膚者患之淺。鼻者氣之通。屯震六二以乘剛爲厄。此以乘剛爲利。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變重離
積變鼎

宜曰。腊正作魯肉之晞于陽者也。假借今昔。乃加肉爲腊。周禮腊人。以免之藁爲腊。鼎田獵所獲野物。或獸或禽。全體乾之。通謂之腊。遯曰。腊肉云者。悉兩造之端。委无遺情也。如此而切哀矜之痛。則无毒而遇毒。如此而蒙失道之羞。則非吝而亦吝。曾子之告陽膚者。此爻備之矣。腊應離象。毒取坎象。五行志云。厚味實腊毒。腊久也。味厚者爲毒久。七命其腊毒之味是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誠齋曰。三之 惡視二更難矣。遇毒不亦宜乎。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概以危民可寇。非仲尼。則誅少正卯以治魯。適以

亂魯。曰以毒攻毒之方存乎其人。

九四噬乾肺

子夏傳作脯苟董同說文作

得金矢利艱貞吉

變艮爲順積變巽

宜曰離爲乾卦四五體離故曰乾骨帶肉而又乾之爻剛象艮手得象卦三陽而四中同乾中畫借象金五則直以變乾象金鐵亦金也王肅曰金矢所以得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矢離象周禮獄入鈞金束矢乃聽之此漢儒說其實金取剛矢取直也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誠齋曰金剛矢直猶利艱貞非正而固則必敗于怯漏于踈訓之色變怯也蕃之宣章踈也有強梗者天下之不幸去強梗者

聖人之不得已故曰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變乾爲无妄 積
變巽 巽宮世

宜曰離得坤中曰黃市合有得貨之象。故四五皆曰得。得金矢者。肺石以達平民。入矢入金。從容待之。期民之自平。是以艱貞而吉。得黃金者。古刑不上大夫。在八議之科者。猶然聽贖。仁也。郝曰取黃中也。五得金无矢。金利矢殺。大君所以平恕。異于司寇也。獄至五而生殺。定天子三宥不得而後刑。故爲貞厲。雖刑无咎也。訟之爭而求辨。非剛中之君。不能畏其志。故曰利見大人。獄已斷而行刑。非柔中之君。不能恤其情。故曰利用獄然恤。

之于終不若化之于始。此六五之无咎。何如訟九五之元吉耶。離初故未光。終故不明。中故得當。柔中居尊。于用獄則得當云。象曰。頤无咎得當也。

意曰。祥刑惟貞厲亦无咎。雖不當位。亦得當矣。立教斷古今之獄。貴明當而已矣。通曰。盡法无民。舊例難執。若不就事斷理。明當不當。何以處分。尼山故開通例。

上九何校滅耳

何古凶變重
作荷震

幼清云。首械圍項。木厚掩耳。滅耳象。奎曰。六爻皆主治獄者。若以初止爲受刑之人。則以滅趾爲无咎。不通矣。上猶怙終。至加

賊刑謂非人上所致不可故凶於此見泣罪之心。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元公曰有耳皆有聽滅耳非罪其不聽罪其聽之不明也野同錄曰係詞兩舉此卦之初上以初易蕩于步趨之趾而上更蕩于廢法之耳也勅法以耳勅口以覩聞勅不覩聞故春秋爲大獄震萬世夫婦之耳。

特論曰求與相觀而合安得不明其法乎因訟而刑因刑而獄刑輕而獄重也刑惟輕故于象可發于豫可消獄惟重故于賁則不歸于旅則不敢于解則宥于中孚則緩惟明克允而已矣。

厭動忌剛所以勅也禮司刺曰斷中士師曰受中小司寇曰登中書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夫惟中也剛柔動明雷電合章无所不利矣當其雷鼓于下電掣于上雖有怙惡恐懼莫逃天照天怒其物爽然喪矣其間翻然合矣意曰惟聽訟乃能无訟治心治世皆然人一身中无往而非陷阱也趾以步之屢踣雜焉鼻以臭之宅居別焉耳以判之善惡聲焉三者勝則滅彼彼勝則滅我不并存也物之有于頤中也膚至脆焉肉燻于日中少堅矣腊肉木鹵而火多進于堅矣乾肺強于骨矣種毒每伏于一穢消毒必須于兩合聖人設獄如口食毒豈得已哉去其頤

吾喉舌者。而後達聰明。且使民措手足耳。周禮束矢鈞金。禁爭噬也。後世反其道。舞文周内。以獄爲市。櫻陽之賄遷。而樂解之。車來可耻。亦難掩矣。得情哀矜。痛癢則一。惡有捐頂趾。毀耳鼻。剗骨肉。而喜見物情者乎。物情之隔絕。疏通。不外金矢黃金而已矣。誰中誰直。誰當誰光。戒之哉。噬非包然然噬也。以頤養之道。合之也。物情最艱。吾亦用艱。物情最厲。繇頤而後疾。消勿藥矣。繇頤而前。初合晝日。中合週巷。三上離震。互交。貞明乃能合意。與其不明于終曷。若不行于物耶。繫傳倍申初終。以懲福成名。爲天地明名教。而小人自滅于夢。鬼矣。象用重典。曰獄。象用

經典曰罰先王之亨道亦第明之勅之象刑無犯焉爾雷電至不測也故畏之如神使日轟轟焉求天下之人而擊之威且未遍不已幾乎。

智曰口有梗牙嚙之國有梗刑斷之豈貪刑措不用之曼詞而諱五服弼教之實政耶舜矜禹泣所貴監于慈祥而大畏民志耳神武不殺君子懷刑冷齋智證惟取噬噉知噬噉之食者正命食也天下卽易之獄也著爽爲皋陶而无咎垂拱矣折獄者破單詞爰書而得其情者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艱貞哀矜者何得不茹吐耶彼好煨煉周內以申商之酷斷

飲食之喉者。雖素灰。照傳。今速行乎。普世遇毒矣。若恃口本
自盛。惟其所。以乾吞。銅爲鐵券。不顧先王之明飭者。是何
校也。

三三山火賁

賁从水龜有雜文如錦者。皆蟲也。加焯以音藏之。智通雅攷賁有十四音。而此爲彼義切。發唇聲。古三墳與文通轉。古文尚書。黑墳作黑賁。穀梁地墳作地賁是也。文隨分聲。因借諸義。故轉音備。莫備于賁而隱藏之。

賁亨小利有攸往

郭京作不利

子瞻曰。直情而行謂之苟合。禮以飾情爲之賁。苟則易合而相。賁故易離。賁則難合而相敬。故能久。切清曰。執贄受幣。乃成相合。表記曰。无辭不相接也。无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无相褻也。野

同錄曰。上經三周中。以文法收泰否。而乃表剝復。无妄。大畜之道。則孔子得首而愀然者。可思矣。大其心以任道。必細分別之。以入用。故曰。小利往。此離明艮止之所以亨嘉也。賁離明夷以立春。而艮收謙以立冬。四方八卦。四分用三。寅戌之用。天人同之。焉可不察。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王加剛柔

文錯四字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

程子曰。賁必有文。自然之理。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

能識之。天文者自然之文，非必依王弼加剛柔交錯于其上也。意曰：隨諸家之言，變皆不出乾坤陰陽之變也。柔來文剛，文以首質，質爲主也。秦宓曰：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自刻畫哉？天性自然也，不止則爲周末之淫靡，憤激則爲棘子成之鞿矣。故以小用大，以分用合，往來而止于无往，无來是人文卽天文也。文皆質也，是謂份份。又曰：星氣變異，自有大運，而與人事然，得其幾，曆象璣衡，與時敬授，而配位推變，卽以表法爲範圍焉。

一一曰：三統五達禮樂刑政，猶時行物生也，不察時變，何貴于觀天人卽終日言化，化又豈能成哉？无聲无臭，卽此觀聞，故孔

子四教首文四民首士終以志事託于斯文而已。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郝解曰合章互坎艮而電火得水愈焚故多象腊腓乾肉皆燥勝也山下之火傳于薪而已山隱其光互坎沃焦故爻有車馬載塗濡如之象。正曰獄亦庶政也而敢心則殆矣周政五申之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夫以文王之聖而不敢與蘇公爭折獄蘇公之智過于文王乎文王明于用人而蘇公明于折獄故曰敢折獄明主之大戒也淇澳曰大禹文命之敷下車泣罪之心爲之也意曰山下有火有水以用光而上炎然有山卽

止而不過能明庶政則聽斷无冤哀矜勿喜則文乃无害是故
聖人以學問善世使之明其所明而又令其无敢庶免尊知火
馳鹵莽鬪勝之發然後知文之爲道正所以分而柔之也詁曰
賁外止內明故无敢折獄旅外明內止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初九賁其趾

古一作止

舍車而徒

鄭張本作舍輿變重艮艮宮世

宜曰賁下體離明嫌于過飾初之舍車任質也徒卽徒行象在
次車下爲徒背車故舍車乘正與四馬應正曰斧鉞繚繼生于
車服舍車而徒則其去刑獄也遠矣意曰桓榮董徵陳其車服
夸以高會何其陋耶馮良譙玄之壞車各有其義所貴士君子

之步趨者。不爲軒冕所動耳。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人文之化成。成以義也。良官持世。義在乎初。郝解曰。奉命求賢。舍車山下。躬造賢者之廬。此又一說。

六二賁其須。

變乾爲大畜。積變盛。

宜曰。二互坎變乾。合水天之需。爲須。必待可文者而後文之。不須文者不文也。玄子曰。二四五上互頤。二在頤下。爲須。須陰也。柔文剛也。二必賁其須。以從三。五必賁于丘園。以從上。聖人右贊左文之意見矣。或曰。賤妾也。天官有須女。離无正配。故取其

象元公曰有須者貴五官之文采也。離藏腎爲心，竅面爲目，附喙爲須。喙，良象。郝解曰：須，旂之旒，與車馬束帛同意。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誠齋曰：如賈誼知易之賁，未知賁之須也。邈曰：文明當與上之篤實俱興。履曰：漢武重學，而文翁化蜀。六經中天，而魏元皆不敢改相須而興，時化必然。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變震爲頤
積變蒙

宜曰：三四剛柔維離，良交。故俱曰賁如濡。坎水象，離成文，盛恐爲所渥，故勉以永貞。郝解曰：坎輪當險，六轡如濡，震雷坎雨，有

車馬載塗遇雨之象。上與艮主敵。應爲山高車不進之象。蓋見
賢者抗節幽貞。高山仰止。所以爲永貞不可陵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曰周黨嚴光雖敵致之而終莫能以尊曾陵之。

六四賁如皤如

鄭陸作皤荀作波董音繫

白馬翰如

翰一作寒

匪寇婚媾

變重離積變未濟

應爻

郝解曰皤大腹也。左傳曰皤其腹坎滿象馬在車前震也。檀弓

曰殷人尚白。及事乘翰。上卦艮白也。寇指三而初與四應本婚

媾也。三爲坎主隱伏。故疑爲寇。知之則合矣。爲共濟上達之象。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意曰謹其初所以厚其終也疑所以慎也終无尤則非苟合矣
上體篤實文之以禮而已

六五黃子丘園

陸德明引黃穎
作世于丘園

東島黃子

于夏作
殘殘

吝終吉

變巽為
家人

積變
訟

宜曰古之得賢舜可甥尹可師說可相諸若家人情殷禮略後
世循通帛之旒束帛先焉方之于古也戔戔吝矣以其尊德樂道
故吉也五變巽有剛明之德而巽于賢故象聘士此所以有喜
也艮山震林艮丘震園婚禮納帛一束束五兩注十端為束以

帛從兩頭卷至中以十端成五兩用聘女因以聘士。子夏傳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也。五陽位六陰畫故有陰陽象。坤爲帛而二陽束之束帛象。訂曰幸畊版築賁光所以映商邦者。五以禮上九之賢受賁于上九也。郝解曰賁以五象丘園謙以五象侵伐易未嘗定以五爲君也。泰以六二象君謙以九三爲主未嘗定以君居五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意曰賁莫大于禮禮莫大于敬賢此天地交泰之喜機也。

上九自賁无咎

變坤爲明夷

一曰乾坎艮爲白而艮爲成終大學明明要之于止質其文
其質采以白爲地白心素位此无色之色所以爲至色也此知
質統文質者也郝解曰來則成乾天地所以交泰也往則爲止
人文所以增光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潜老夫曰曠然太古之逸无緇塵纖墨之染雙超无累自得已
志惟其獨上也小往實大心矣南華之寫貌姑射非貌此乎通
乎剝復无妄大畜之道者陋巷與刪述深山與垂裳同一白賁
也。

時論曰。子讀賁而愀然。語子張曰。非正色之卦也。丹漆不文。白
玉不瑱。質有餘不受飾也。既曰非正色。又曰賁无色何耶。自无
色而玄黃。玄黃卽无色也。天地之色寄于日火山表地理。火燦
天文。民寶日用。以明藏幽。南離相見。登高視遠。心本火也。以見
爲緣。能見文理。止于文理。知止者見其所不見矣。色色者未嘗
色矣。小利攸往。細分而慎之也。曰分剛。曰剛上。尊陽而統之也。
後天離代乾南。乾代艮西北。天文起乎離宮東方。而賁爲艮宮
初變。圓圖位乎寅方。一剛來離中。而二柔成文。一剛分艮上。而
二柔成文。此一端之象也。以泰交易。皆乾坤之文也。三陽交錯。

是三白雜文于六色也。况一在二中之無所不文無所不通變耶。天文于地而无文于有者也。日剛月柔。星剛辰柔。暑剛寒柔。概也。節候星土燥濕有宜。生剋制化體用相資。任其无曆无律而莫爲之明止。則天經荒矣。君剛臣柔。父剛子柔。夫剛妻柔。概也。一人之身。茹吐相資。一法之立。張弛相用。僭忒偏宕。而莫爲之明止。則人倫斁矣。雖曰文者末也。止者本也。然縱其率陋。豈能止其熱焰。惟以文明止之。而薪火自相適矣。此聖人所以全末全本。上察下化。有濟而无損乎。君子之貢天下。貴止賤動。而常因動以爲止。事業之極文明者。莫光輝于尚賢。而貢相望于

道者車馬也。車馬閒馳。卷阿思吉。介以媒妁。被以玄纁。質有其文矣。乘也者。君子之器也。揆度斯義。初雖徒步。繼必上興。亦將立綏濡轡而從翰矣。初艮其趾。不羨車服。二輻可脫。須亦可執。三觀所養。和樂且濡。四采麗剛。艮變之應也。輔嗣曰。欲進則失。初之應。欲進則懼。三之難。疑生則寇。疑亡則媾。若是乎致飾亨。盡之時。紛華之爲大敵。而朴素之爲佳耦也。素絲良馬。相因束帛。有家勿恤。志存丘園。表裏式閭。盛世之大文章也。雖偏吝嗇。五終吉矣。上之明夷。吾道用晦。自有何色。而五采之祖也。意曰。皎皎空谷。良體終止。從先進矣。以无咎爲萬世之大喜。此化成。

之志也。非上而能得乎。象曰。明廢政。恐其執總惡別。不分條理也。曰。无敢折獄。恐其恃智刻深。克類克賢也。象贊賁。爻慮賁。乃所以善享文法之天地歟。

智曰。噬嗑伏井而疊。豐勞勸井井。宜照天下而法明矣。賁伏困而疊旅。苟能知命而旅處之。豈有文滅質。禮滋偽之憂乎。晦息明用。陽雜陰文。不得不即此甘章者。養其闇然也。賁革居方圖坎離井格之下。文炳文蔚。非所以因革而化戕戕。易之卦圖。可謂至文。可謂无色。是明即止而賁自白。

周易時論合編卷之三終